金羅傳信錄 下

金羅傳信錄下

目錄

大司成吳公遺稿 諱一德羅州人登洪武庚午文科娶郎將趙冲信女居平廣里

集賢殿直提學魚公遺稿 諱變甲字子先咸從人大丘縣令諱淵之子也永樂戊子文科壯元行跡詳見上卷行狀

宜寧縣監趙公 諱寧永樂戊子文科詩文不傳

漁溪先生遺稿 姓趙諱旅字主翁贈司僕寺正諱安之子嘉善大夫工曹典書諱悅之孫判圖判閤諱天啓之曾孫也中景泰癸酉進士乙亥以後不復應舉倘佯山水自號曰漁溪處士終于家

校書著作趙公遺稿 諱昱字子明宜寧縣監諱寧之子也年二十二登景泰癸酉文科能文章筆走雖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早負煥猷華國之望不幸縱酒失禮獲罪於朝蹇滯不遇官至著作而卒識者惜之一李號龍門

大司憲李公遺稿 咸安人按咸州志諱仁亨登成化戊子文科壯元有詩名官至大司憲以清簡稱戊午史禍起桐及泉襄丙寅請國追贈漢城府判尹以金山名宦載輿地勝覽寓居晉州

觀察使李公 載亭人諱孟賢贈參判介智之長子也天順庚寅文科壯元成化丙戌拔英試詩文不傳後居京以金海名宦載勝覽

司憲府掌令李公遺稿 諱義亨字勇甫大司憲仁亨弟也登成化丁酉文科與弟智亨聯榜行跡見上卷碣文寓居固城

迂拙子朴先生遺稿諱漢柱字天支密陽人生於天順己卯登成化乙巳文科官至獻納言事截直不避雷霆以曽遊佔畢齋門流配碧潼甲子被殺正德丙寅中廟請國滌雪被罪諸賢庚午爺贈承政院都承旨自密陽郡人安孝文之女寓居牛谷村

弘文校理河公遺稿諱浜字啓卿司諫判山之子也其先晉州人公之祖程拔婁郡人縣監趙寧之女寓居平廣里拔咸州志登弘治丙辰文科官至弘文校理清介不苟云

宜寧縣監吳公遺稿諱碩福其先高敞人高麗翰林學士學麟之後禮儀判書六和之曾孫爾川府使淹之孫羅州判官榮之子也中成化丁酉司馬蔭仕官至縣監婁郡人執錄參奉金致誠女寓居茅谷村

大司憲趙公遺稿

諱舜字堯卿漁溪之孫郡守贈參判諱銅虎之長子也年廿八登弘治壬子文科出入兩司銀臺玉堂歷大司憲吏曹禮曹參判等職追爵三代以咸安人物載輿地勝覽

判決事趙公遺稿

諱續字公紀大司憲之弟也登正德癸酉文科官至掌隸院判決事公嘗占得宜寧縣湖陰一區臨江築室與鄭判中樞士龍十玩堂相左右領湖山魚鳥勝槩李處士陶丘公詠詩曰江分南北域宜界地接東西鄭趙家至今居民流傳尚州牧使亭基云

耐軒趙公遺稿

諱淵字靜卿判決事之弟也中正德庚午進士靜庵趙先生誇下公長於詩工於表書法亦妙摹倣十七帖好作篆隸字尤善草書華麗遒勁累舉不第以蔭補金泉道察訪義禁府經歷等職

成均進士朴公遺稿 諱德孫字光前中弘治甲子進士咸州志曰有詩名

己卯錄曰朴德孫咸安人好學敬長上順鄉里

成均生員安公 按咸州志諱宅字太居廣州人中嘉靖庚子司馬世居宜寧娶

木郡杜谷村趙世蕃之女仍家焉公天資溫雅平生未嘗有皺眉事好善之心老而不倦累舉不中安分田廬自號廣陵子又號荏廬主人詩文不傳

下鷗亭趙公遺稿 諱應卿字庾老漁溪之曾孫僉知中樞贈漢城左尹諱全

虎之孫南溪處士諱壽萬之子也以門蔭進歷典三縣監察等職行跡詳見上卷盧玉溪所撰碣文及魚灌圃所撰畫像贊又哀輯內外族譜發明先世派系分諸族氏俾廣其傳亭在鎭海海口公所搆也灌圃魚公詠詩曰中國山東晉固咸名公箇箇出于三爭治亭樹連湖海享味君應冠嶺南

陜川訓導姜公遺稿 諱緣生員蓋孝之子也

成均生員趙公 諱勿字汝止漁溪之玄孫執義諱參之孫縣監諱庭筠之子中嘉靖壬子生員英達夙成不幸早世識者惜之詩文不傳

李教授遺稿 諱喜弼贈參判介智之曾孫通政珙之子也中隆慶戊辰司馬嘗爲昌原府儒學敎授云按咸州志年七歲喪毋人勸魚肉則輒垂淚曰兄不食吾乃食恐忝腥織佩匙終喪後遭父喪與兄喜連廬墓三年一不到家祭祀以謹侍人以誠居菁谷村

李陶庵遺稿 諱喜成字汝誠贈參判介智之曾孫通政琛之子也業文種學或貫三場累擧不中鄉論惜之寒岡鄭先生以精敏稱之

趙大笑軒遺稿 諱宗道字伯由下鷗亭之孫參奉諱堰之子府使姜始臣之外孫也生於嘉靖丁酉中戊午周傳榜生員累擧不第以公薦歷宰四縣一郡俱以善治鳴

白步有志節慷慨好義壬辰之亂以丹城縣監應招諭使金鶴峯誠一募傳檄倡義列郡爲之響應丁酉賊再動公與安陰倅郭公趍共守黃石山城陷死之光海朝旌表其閭特贈吏曹判書詳見上卷事蹟

朴篁嵓遺稿 諱齊仁字仲思行跡詳見上卷行狀其先慶州人生員諱蕤之孫參奉諱希參之子也生於嘉靖丙申自少志學不事擧子業以敬律身與崔守愚河覺齋金松庵諸賢爲道義交 宣廟中年以公薦授參奉侍直皆不就再徵爲王子師傅始膺召命遷刑曹佐郎除軍威縣監尚瑞判官等職年八十三而終寒岡鄭先生有挽詩

李篁谷遺稿 諱㝷字汝宣星州人知中樞靖武公諱好誠之玄孫縣監諱順祖之孫林葛川先生外甥也生嘉靖乙未中戊午周博榜生員薰炎外門家行著聞鄉望藹然孝友之稱溢於鄉閭癸未年間因鄉薦擧遺逸授南部參奉暫到京師丙年歸後擢拜石城

縣監

吳白巖遺稿 諱澐字太源宜寧縣監諱顧福之曾孫全義縣監諱彥毅之孫也生
於嘉靖庚子登丙寅文科官至慶州府尹嘗
著東史纂要刊行於世娶宜寧進士許士廉
女寓居宜寧後沒于榮川

鄕梅窩遺稿 姓李諱嵂字汝峻其先載寧人兵曹叅知諱仲賢之曾孫縣監贈叅
判諱景成之子也公生於嘉靖辛丑自少才
學稱士友間出入南冥曹先生門與治擧子
業累擧不中辰巳之亂從事義兵　朝廷嘉
之初授沙斤道察訪轉丹城縣監後以功陞
銜階歷清州牧昌原府使晩年寓居晉
州築翠梅窩又構亭于鉢嵓等嵓即麗末韓錄
事惟漢舊隱之地也進士文弘運詠詩曰孫
雲無跡南冥遠明月清風象外間疎竹嵓邊
諱卜築清州刺史舊朝官

李獨村遺稿 諱信字汝聞篁谷之弟也生於嘉靖戊戌早學為詩平淡雅麗累解

鄉解不中與兄篁谷相友愛事之如父公年六十三而篁谷歿悲痛不已鄉里稱之

朴桐川遺稿 諱昕字太熙其先密陽人嘉善大夫務安縣監諱搯之孫也生於嘉

靖庚子早事科業累捷鄉解或貫三場稅央科如拾芥不幸有才無命抱鬱隱之歎大笑軒嘗曰吾儕輩落魄中餘人不足惜而惟朴某最可惜也公之子震英登武科仕至防禦使又參原從一等勳追贈刑曹判書

大丘府使安公遺稿 諱憙字彥優其先順興人先正文成公晦軒諱裕之

後生員廣州安宻之外孫也生於嘉靖辛亥登萬曆乙酉文科官至通政大夫大丘府使公十歲前能屬文比壯豪逸敏速人莫能先焉承旨申公之悌嘗曰嶺南人才不為不多而一時場屋中能與安某幷驅者不過數人猶乎位止三品不得大鳴於世也

望雲亭遺稿 亭在青松府安德縣吾友文洞趙公之所自號也公諱址字京叔

耐軒諱洲之孫贈刑曹參判諱庭彦之第子也娶婦于花山權氏權氏家在安德因居于此去親庭五日程公既歸遑懷無地築林亭于所居之南以寓狄梁公登太行望河陽之意

粟軒遺稿 諱墣字克由望雲亭之弟也

立嵓遺稿 諱埴字克成粟軒之弟也行跡詳見上卷碣文

成鵲溪遺稿 諱景琛字仲珍靈山人草溪郡守諱遵之子也娶婦咸安寓居于郡早事翰墨累中鄉解命與仇謀竟未遂志泯焉人醇厚多恕人皆愛慕

梅竹軒遺稿 姓李諱明意字養初號篁谷之長子也萬曆乙巳進士

平市署令趙公遺稿 名鎰字子仲漁溪六世孫參奉諱庭堅之曾孫宗簿

主簿諱基之孫僉正諱毅道之子邑中萬曆癸丑進士蔭仕官至平調署令居京

金羅傳信錄下目錄

金羅傳信錄下

咸安郡東軒題詠　　吳大成

野桂葱籠廨宇傍李侯今古獨留名千枝萬葉清陰密爽籟風聲拂郡城

次南甌亭在讚詠吉注書韻

吾愛吉夫子忠誠冠後生煙霞雖晦迹塵世幾流名松徑門閭靜簃軒院宇清考槃成獨樂誰屈碩人情

答禹廣州　　魚直學

魚叔權稗官雜記曰曹適庵謏聞瑣錄載余高祖提學公變甲答禹廣州詩曰云云寓意深切今按此詩逸於世稿適庵其得於傳誦也歟

登高遥望故人廬聊向江頭問鯉魚非是物情隨世變奈何吞釣不吞書

題安機張宅

安氏好田宅清幽事可書巖松巢老鶴澗藻隱寒魚對竹開香醞穿林得軟蔬　聖恩如報了卜此共懸車

題池浦家壁

謝病歸來一室幽荒凉草樹古池頭吾余豈避功名者秖爲雙親不遠遊

題咸安壁上

歸來棲息地環堵兩三間風雨弟兄話晨昏父母顔
門聽雙澗水樓對四窓山只要君臣義休官諒不難

宜寧清暑樓次洪使相汝方韻

危樓百尺最宜賓登眺冷然物外身春水鼎巖橫練
白秋風闍窟展屛新匠心細玩迷繩墨詩榜高吟泣
鬼神擬欲凭欄重作記愧無韓筆繼前人

傷弟教導家鴿 弟名燮質

雌愛其雛雄愛雌嘔嘔如保主人慈一朝相繼塡猶
喙不謹樊籠終然誰

憶子孝瞻在塲屋

合浦同樂堂看題 元戎李公命余製進

城池雄鎭檜山傍訓鍊強兵別操堂陰雨來前諸葛壯風塵息處虎何長古來百戰猶餘地今作三軍醉飽場聖代昇平爲日久四郊多壘莫相忘

聞孝[illegible]登第有感

喜信自京至知嗜折桂新寒門兼獨子金榜卅三人豈道龔黃葉東南祖父仁恩賜如蒙聖拔淡謝天頻

次金龍驥來賀 金詩獨寓南山陰草溪舞社來晩聞貴家慶門外濱潛回

寄語南山客初從底處來如何無竹處不見主人回

次宋咸陽

萬里乾坤載一身溫溫和氣恰如春老松亭榭林官
早芳草池塘得句新日繼重離明寶扆雲蟠五彩潤
龍鱗頭言努力加餐飯吹鑄洪爐如有人

又次咸陽韻

村村谿畔草芽生認得花開滿洛城已與吳公催釀
黍莫教雲鬟總遲行

城主前投送詩

董林仙果摘來新雨濯微紅粉面勻恰似蟠桃風味
在奉呈還恐却非真

請邀洪監司

寒門微系苦清貧只一添丁玩若珍繼父登科家業

舊榮覲錫宴　聖恩新喜心罔極憑誰語青眼相逢

想自陳異日荒村山下路整時傾盖莫嬾頻

題合浦節制使李澄石嚴君詩卷得園字

御史男兮侍史孫歸來早賦好田園人家不見三嘉

善天下誰生兩壯元黒䙡紅旗連鏁洞春風秋月滿

金尊世間享福如公少青史英名萬古存

次集賢諸舊寮韻

當今吾道善差强未必人人盡鐵腸仁子孝誠依佛

字奸僧誑誘引天堂昌黎原道誰深玩傅奕封疏子

熟嘗千載文明空抱志謳唫臥病白雲鄉

子拜翰林書至

鴈塔題名已縱蹸螭階珥筆更離倫最憐壁上連前輩使我當年宿恨伸（自註濫得龍頭不得與三館壁上畫常有遺恨故云）

次翰林詩軸中提學尹揔制韻

教汝當年戒互鄉如今來作玉堂郎自天　盧淳貞耶夢感淚無端滴羽觴（賜樂觀宴故云）

寄禹參議承範文科同年也

銀臺納誨望無期棠茇觀風願勿遲何日滿簾清範月一觴相屬細論詩

次靈山李縣監韻

李侯知我者可以接芳隣交契始今夕情親如舊人柢林溪淨處鯀谷草生春有酒夫何遠醒吟非楚臣

題鷄林府尹趙琓望湖亭詩軸 代人作

相公休沐處亭榭遠埃風城闕歸來近江山望矚通閒情伴詩酒妙道覈玄空 皇極求賢切其徐佐建中

王教授 治 與城主鄭公載携酒來訪謝以詩

聯鑣山簡習池來青眼相同一笑開已愧無飡非異味更無黍類勸深杯

餞別鄭城主載 城主適拜書雲副正

登山臨水野梅香話盡餘懷復一觴朝著增輝抬俊彥鄉閭缺望失循良鼎巖波綠春愁遠華岳雲深去路長摻別悵然回有感幾年重見綈袍光

贈康獬善 愼

獬善金閨彥情親非一端早從余問字更與子同官朝野九年別田園暫刻歡逢場盃泥醉歸路杳鵬摶

代合浦元戎次金教授思敏韻

旌旗攸指振威風呑壑三山虎視雄 聖代御戎多上策不須枯骨立邊功

庾樓明月照春風談笑元戎氣槩雄邊塞于今成樂土才如廉藺亦無功

琵琶山宅昔登攀陪詠春風幾醉還松釀綠烟霏石上藕分香氣襲毫端志存經濟何時返身佩安危不暫閒伏櫪駑駘蒙一顧戀恩懷德未能該

題舍弟樂安新樓 舍弟夔質爲樂安教諭

作室憐渠苦登樓感汝爲先塋遠咫尺有母向期頤目極川原望身輕丘壑追從茲五兄弟朝暮聚於斯

次具同年司成 名絅

南北參商正十年君今青鬢我皤然一尊高會無曰

得長伴蒼波白鳥眠

贈送金正言尚直拜兵曹佐郎

宣麻昨夜降冊霄青紫紆縈拔俗標西掖堪嗟虧拂士夏官應賀得賢寮驊騮騁路肯蹉跌鵰鶚凌空更

次寥毎㝠遊人何以贈蹔憑沽酒駐征軺

三黜微垣卧故山悲凉數載嶂天顔已知樗櫟終無用投筆時時尚據鞍

次金副提學尚直

卧病田廬已二年窮通付與彼蒼天洛陽交舊知多少頻得先生尺素傳

偶唫

緜谷窮荒地斯人憔悴顔陶杯閒泛菊阮屐好登山親老憂思苦　天高望眼寒休官今九載膝下定承歡

寄琴持平柔永樂丙子文科太祖五年克諧之子全監

惟明清郡予先昌江海憂君在二郎天爲南州備三省又教吾子下高陽刑曹佐郎朴牀字惟明時罷居清道公亦以正言數居昌寧

夢中作公父遭大祥後臨禫偶夢

酸梨小洞古山阿廬墓三年一擲檖饘粥未厭蔬食進衰麻繞着練冠加昊天罔極恩難報中月而行禫

已過莫謂泉扃終寂寞五男俱在子孫多

次咸安客舍東軒板上詩 示辛監司

李氏靈椿古都傍題詩留與政堂名縱云生長孫枝滿樑棟奇村定鷲城

題善山鄉校南樓

覇王千古跡成陳夫子光輝久愈新堪歎興周空有志至今行事見王春

寄檢閱

吾宗固積德汝又產佳兒以汝壽鍾愛求予檢閱思今吾慎狂藥爲爾作良醫盡亦式昭訓毋爲後嗣迷

聞慶八詠次韻

主屹靈祠

削鐵洪鈞外興雲造物中泥封兼玉檢侈爾藹蒼芳

串岬棧道

設險函關壯行難蜀道奇顛隮由欲速跼蹐勿言遲

窓外梧桐

拱把朝陽榦縱横風雨枝隔窓孤客耳欹枕萬般思

門前楊柳

弱線傳春早纖腰浴雨餘尋常俗桃李夭冶不須如

鶴壑丹楓

四面巉巖壁千株錦繡區停車堪盡處只恨愷之無

千崖積雪

冰崖成月嶽銀界[illegible]寒漢凉燠相輝映吟看興不迷

烏井霜鍾

烏井鍾樓迥雨漢山路迴淵明携惠上一笑淡忘来

龍潭瀑布

飛動盤渦拆含吞明月新晴靄白虹濯恍惚孰窮神

闢佛疏 世宗朝

臣等竊謂佛氏之爲害尚矣自漢以來崇奉愈謹而未蒙福利者載在史典固 殿下之所洞覽也奚待

臣等之言試嘗觀韓愈之論有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且曰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不然則誅使韓子少知治體則此言足以裨補聖化之萬一伏惟 殿下留意焉臣等亦以謂異端之中佛氏爲甚以夷狄之俗獨居四民之外而使民窮盜其罪宜何如也夫禽獸害穀必驅而遠之者以其害於民也然禽獸雖食人之食反爲人用僧而蚩食未見其益矧今水旱年荒倉廩匱竭吾民之計

則生死莫保此徒之食則豊肉如一唯見飢民不見飢僧唯見民之飢而死也不見僧之飢而死也日肆詐誘晴鑠民膏臣等竊痛之古之君子深言其害者多矣為國家慮者則以蠹財惑民排之為蔑倫詐者則以無父無君斥之為斯文之興喪著書立言垂教於將來者則以空虛寂滅罪之然其說宏濶勝大易汩人心故瀰漫浸漬經歷數千載天下之人主幾見惑焉卿士大夫幾見陷焉愚冥百姓孤兒寡婦幾見欺焉而未之覺悟者則誠以道學不明人心不正為人君則未能盡精一執中之道為人臣則未能究格

致誠正之學畏慕罪福而易陷於因緣果報之說百姓之無知者則從厥攸好觀瞻倣效尤易流於誑誘而天下風靡矣况有如堯舜文武之君皐夔周召之臣出於其間則不惟人其人火其書必明致誅戮以視妖言之戒矣况敢望華屋珍饌以享香火之供養乎况髡其頭緇其衣逃賦而營產乎况登名銓選紫衣方袍並列通顯驅馳於都市之間乎是以淸淨之戒未聞而淫穢之行日彰惟我 太宗大王承 聖祖經綸草昧之餘接前朝積習因循之末日新 聖學扶植綱常一革貪黷之法席不建山陵之齋剎加

以經學大臣有若河崙等爲之承弼常以排斥異端安養生民爲念革寺院削田民先爲小正之端以示大正之意焉今 殿下以乾健粹精之資天縱緝熙之學受 聖考付託之重當大有爲之時甚複適遵先志明敎化正人心扶斯文闢異端使斯道之明如日中天可謂事半功倍之秋也議者謂當今家廟之法已設水陸之制已定其勢已殺人人自然知所向方而漸趍於家禮之法矣然家禮之書自士大夫間當死喪急遽之際雖有護喪辦事者猶恍惚茫昧未能隨事區處況如民之無知者乎且人情樂於因

循憚於改作雖在上者躬率以規莫能相一令水陸之設雖云從簡 國家未能頓除 忌辰之追福舊習尚存 誕日之祝釐謏風未斷況卿士大夫乎卿士大夫猶不能免況庶民乎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民不信矣是以無貴賤貧富皆曰家禮之法善矣然行家禮則人將議我曰異於常矣水陸之法簡矣然行水陸則人將鄙我曰吝其財矣奔走寺院飯佛齋僧召致親友競事奢華糜費不貲富者罄竭財產貧者稱貸公私修七旣畢則奠送力微奠送纔畢則公私交徵其債矣是故典賣田宅以償其財而民不聊

生此 殿下之所未及知而臣等之所痛心也竊惟
盛必有衰物理之常福善禍淫天之道也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天下之大聖也功加于時德垂後世天下
之所共仰賴而尚且不祀彼佛何神以妖誕不經之
說汨亂天常竊人主之柄以奔走天下之人誠禹湯
文武之罪人而反享禹湯文武之所不能享其罪極
矣夫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往者道徵雪然之行檜
嵓津寬之事足以鑑矣今與天僧徒之惡何其相繼
而不絕也是豈數窮惡積天實厭之令自絕其根本
有待於 殿下之神斷乎昔者孟軻氏排詖淫邪遁

之說而猶自謂承三聖之統後世論其功曰當不在禹下伏望　殿下盡除夷法丕變風俗毁撤塔廟焚燒經律闔境僧尼並令歸俗申　命禮官倣文公家禮定爲卿士庶民喪祭之禮使儀品等級之有差衣衾棺皿之有數陳列圖式簡易明白下至愚民皆得易知而可行則昔日遊手坐食之徒今盡爲持鋤緣畝之民昔日事佛求福之輩今轉爲報本追遠之人道無二致國無異俗人心旣正道學益明世道淳如也則亦東周一治之盛也而　殿下前日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炳炳烺烺垂耀簡策使後世之人知

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其淑人心回世道
燕翼貽謨以基億萬年無疆之休亦不外於是焉臣
等猥以庸貧密近耿光揆厥所職實是論思之地宜
以善道裨益君德顧無片言上對　清問幸今伏聞
憲府言有及是適此機會不勝欣躍且嘗聞伊尹之
所志若使其君不及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故臣
等不勝惓惓之至仰瀆　天聰伏惟　聖裁施行國
家幸甚斯道幸甚

一　賜祭錦川府院君朴訔　教書

王若曰愛君憂國夷險之節不渝崇德報功存亡之

禮何間惟卿性天明敏器宇宏深藝早捷於文場名已優於仕版才長經濟門習乎憲章道達時宜緣飾以儒雅風儀落落乎難合言論堂堂乎可師用之州牧則吏畏而民懷置諸臺閣則綱振而紀肅城闕西之茂績蔑踰申伯之城歸藏籥令之仁心無愧蘇公之慎罰司刑而寬獄自理攬轡而甘棠屢歌非根本之植中確乎不拔何英秀之發外燦乎有文始以乃心於我家終以佐命於 聖考冊書著其盟誓白日昭其忠誠宜其位冠於廟堂俾之任專於銓部粤予不穀纘此克艱湯文之治功雖判渙而難繼伊召之

事業猶庶幾乎仰成正有望於與國咸休庸詎知夫
逢天不憖惟卿捐世之日實予致憂之辰事儀成於
鞠凶腸已摧其遑恤追惟往行暢然興氣旣節惠以
易名爰飾終以薄奠於戱良臣弼亮殊勳隆鼎鉉之
光人主哀榮異渥合泉扃之賁云云

賜祭昌寧府院君成石璘 教書

王若曰光嶽鍾秀克生正人國家將興賴爲元氣慨
英靈之已逝宜恤典之崇頒惟卿名門甲娃閒世雄
才蚤擅文塲横翺藝苑以麟鳳瑞世之資蘊房杜經
綸之業而文之以董韓學術之精深他如詩律之嚴

筆法之妙皆其餘事是故當雲雷屯難之日遇知於
聖祖及姦宄孫訌之時佐命於 太宗縣是登台司
而承弼厥辟作元宰而澤潤生民鎭定乎震撼擊撞
調劑乎辛甘燥濕身佩安危爲朝廷倚重者蓋數十
年餘矣其勳名偉績藏于盟府紀于簡書存人耳目
昭如日星嗟予寡人遭家不天將求攸濟匪惟 聖
祖昭考之舊臣是仰顧瞻在庭十數臣外罔有存者
良用惻然卿以四朝之老蔚爲三壽之朋洪範之五
福純備汾陽之終始無虧元龜喬木眷注匪輕胡不
百年遽貽盡傷永懷 社稷之宗臣盡享情文之異

數肆脩薄奠徃慰貞魂於戲雲從龍風從虎勳盟重
揩於山河君視手臣視心報施何殊於存殁云云

賜奈吉川君 教書

王若曰脩短之數關乎天雖賢智者莫逭哀榮之數
載諸禮於存殁焉何殊惟卿簪履名家文章世胄氣
和而體遜志老而識清炎凉 上聖之知遂成館甥
之禮秉忠誠而有守處富貴而益謙方期琴瑟克諧
丕衍璿源之慶豈意伉儷夙喪遽貽鰥曠之虞每當
接見之時常有悽悲之念惟幸兩兒之尚在待見成
人奈何三紀之未周奄為異物忽聞來訃良惻予心

玆將菲薄之儀仰展緦帷之側於戲君臣義重堪嗟一體之相揆姻婭情深更慰貞魂於不昧云云

上卞判府事李良啓

仲夏極熱伏惟尊體動履萬福往者齒記病廢屢垂稱念感怍無量小生恩深汲引未堪驅策病退田園翹首有年而愚息世蒙恩眷旣中科第又拜翰林愛顧稠疊非比他人伏望終始教誨以至成立幸甚小生自南來朋知餘論必曰娛侍親老間適江湖然老父自歲丁未始得心疾溲屎臥寢動止言語不省妄作母則咳嗽喘懣日就憔瘦生亦雖云小差跬步間

必常憑杖力年來又患消渴眼亦昏耗以此父母與子憂慼相貽無悰可知若爾奚所適哉今除金海想知恩府哀予虛老　明時唱率吹噓之力今又固辭矇然若未知委曲拔擢之功亦以此耳伏惟憐察不罪區區非筆墨所罄惟冀千萬爲國自重

上監司正朝賀啓代人作

天地旣交在時爲泰君子寢長與物偕通賢德所臨春祺攸介恭惟云云緣飾儒術綽著吏能披徽譽於熙朝迪乃心之勤勩寄劇權於要路底所部之澄清爰値令辰倍膺純嘏伏念拘維官次隅越賓除躬莫

遂於凫趍情已深於燕賀東閣寒梅紀序已開故歲之花南國甘棠交陰留誦他年之詠

上金監司手簡

脩途專价折簡雙銜寘出望外矧至尊之餘物其多且時乎此雖大人君子哀窮悼屈終始不渝之意當叢冗簿牒之際豈能委曲惓惓一至於此感怍感怍曾達備急五款元如可劑也更為老母煩焉奉晤未涯亢旱加重

題李節制書簇子後

李公書法放肆豪邁世罕其儔余聞而欲觀者未忘

於懷歲己酉夏偶與資福住釋大禪師性白同浴于寺前川師命取此軸二謂余曰此合浦元戎李相公於清範樓當宴醉札也書而屬余以粧之又訖吾子以目之終必歸之於我公命也近賫以進吾子宅吾子適野無爾予曰唯試誦而觀之信乎奇矣喜得之欲因以奪之因曰未也示吾子終還吾親受命也予曰命示予所以欲遺我也終必歸之豈非克讓之辭乎因乃解之袖而寶藏之以遺子孫使後世子孫皆知公非特有熊羆禦侮之才亦有龍虵動筆之能矣予與公於李侍中仁老皆為十一代之雲仍宣德癸

壬仲秋初七日書以破睡

李節制書屛風

健筆超出常流如此者世豈易得但粧飾陋甚無足可觀然比如醉西施髮鬢亂釵描綾襪損態度有餘還嬋娟不可遽以外占而輕內也宣德癸丑孟夏二日書于縣谷書樓

漁溪遺稿序

趙公堯卿吾友也其弟縣監續一日來語余曰吾先祖諱旅以行義稱於鄉閭爲進士不得志於科第終老咸安之漁溪倘佯山水以自樂江村寥閒

無可以消遣日月者時因戲劇援筆吟詩以暢其幽欝以助其談笑非雕章琢句有意於工詩者之比也先祖之歿今已廿八載矣爲子孫者思欲聞謦咳之音而不可得則得見是槀亦幸矣謹拾若干首附以族祖正字公之詩文欲刋而印之藏諸家廟遺之子孫以永厥思此吾父之命也吾兄弟之志也公與吾伯氏善幸書一言于卷首余聞而言曰子之先祖能處窮不改其操不求聞達高卧雲林吟詩自娯以終天年豈非君子人歟子之於親桑梓尚且敬止况於其平日之言乎况於其言

之成章者乎子之尊公能敬慕其親於其所述作
不忍其湮沒而子之兄弟又能成尊公之志以無
墜先祖之令名是皆可謂能子矣謹書而歸之以
為趙氏子孫之家法云正德丙子十一月上澣晉
川姜渾士浩書

九日登高　趙漁溪

九月九日是重九欲酬佳節登高岡回頭擧目江山
暮地闊天長思渺茫白雲飛兮鴈南賓蘭有秀兮菊
有芳山明水碧煙慘淡天高日晶風凄凉荻花吐雪
江之滸楓粧紅錦山之陽杜牧旣上翠微岧陶潛悵

望白衣郎義軒遠矣悲何極華勛不見心自傷周情
孔思謾堆腹月露風雲空拾囊絳囊嬋娟明兩臂棻
莫粲爛照羽觴沉吟筆下乾坤濶爛醉尊前日月長
千載風流如昨日至今豪氣凜秋霜嗟哉潦倒生苦
晚懷佳人兮不能忘仰古俯今皆若此笑殺牛山泣
齊王此日登高可免禍長房一語亦荒唐云何後代
人心漓馳騁詭怪紛遑遑

恭惟我　先祖漁溪公生於永樂庚子寔　世宗
登極之二年也中景泰癸酉進士郎魯山踐祚之
元年也乙亥以後一味韜晦不應舉不求仕放跡

山水因自號曰漁溪處士居家尚儉不事生産以信義行于鄉閭盖有清寒子遯世自晦之志而公至人也育次宏深無迹可見故人莫知其微意云以今觀之不但後世不知當世亦不知不但外人不知一家子孫亦有未及知者嗚呼至哉然存諸中必形諸外有不容掩者今郎其遺稿中考之九日登高詩有曰義軒遠矣悲何極華勛不見心自傷此公之本情不得不呈露處也不然佳節之登臨非勞心慨歎之地而感今思古傷時悼世之意自然發見於吟咏之間乎伯夷之採薇首陽也依

歌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詩之語脉
其亦本乎此也歟公種德隱淪不食其報至公之
二男七孫始發吉慶卒以長孫大憲公二品貴追
贈都承旨積善餘慶豈不昭哉 皇明萬曆丁
巳秋月日五世孫 任道謹跋

太平簫

青春白日好時節綠髮元戎仗鉞行皆云天下無雙
將盡道關西募一英掌中腰間何所有白羽彤弓與
青萍黃金橫帶錦衣暖戴玉頭邊瑞日明五花連錢
光翠壁玉勒金鞍照大程碧幢紅旆繽紛裏畫角聲

中有一聲匪螺匪笙且匪笛是乃簫而名太平紓餘
揄揚連復斷中有義軒上世情不是落梅與流水似
報龍門鳳海清曾從伊呂除桀紂又隨南仲掃蠻荊
韓彭幕下還高吁英衛鞭端又大鳴所過疆域皆清
秦妖氛不起瑞煙横是豈出於今之日自從前世擅
佳名天運循環無不復三韓千載泰道亨禮備樂和
明舜日彩羽翩翩儀兩楹地自釀瑞醴泉出天不愛
寶甘露零山顛水涯生朱草繡陛龍墀出瑞蓂小臣
不勝舞蹈興濡筆大書獻明庭

文廟碑

聖主崇文建廟碑龍冠龜足記芳詞三綱爲本千年峙六籍開基萬世奇前後光輝那可象高堅體段亦何知七雄五季雖云亂峻極于天一險夷

次巨濟儒生高以寧

不遺愚拙寄新詩爲謝慇懃三復思俊逸詞鋒今白也鏗鏘筆陣昔羲之排風馭氣瀛洲島刮垢磨光漢水湄知爾大材將致用更須努力少年時

新秋

何恨居諸忽忽流良辰美景在新秋金風吹户桐陰薄玉律傳商火傘收趁節微涼添水閣感時清興入

詩樓吾今得養乾坤惠澤賀西成把酒遊

流頭

一帶長川抱隴頭好將塵髮俯清流相懷事業偏多誤却恨光陰不少留沐後彈冠心更淨醉餘揮筆興難收回眸蕩蕩乾坤裏物我俱新淡着秋（相恐常字之誤也）

七夕

今夕如何天氣晶女牛相遇眼分明時人若欲知宣子興日須當美化生雲闕嵯峨鶯枕暖銀關清淺鵲橋成隔窓蛩亦傷輕別永夜空階不輟聲

次成宣寧

我生雖遇聖明辰一事無成百感新滿袖青蛇塵不
蝕半簪疎髮雪初均詩囊底無長物未作尊前對
可人兎走烏飛時又變綠楊黃鳥囀青春

次尹濯詩軸

尹公正是風騷將筆陣詞鋒凜若秋螢雪幾年能晦
迹龍門三級必居頭春蘭秋菊皆天賦龜腹蟬腸莫
浪愁爲送行塵臨祖席山光水色共悠悠

暮春

甲子須臾逝春殘夏欲來燕拒覗鳥亦懶紅卷綠初開
嗅起窓前嗅催歸客棄催倚壽時物變詩思轉悠哉

途中

雲屏舒復捲山黛隱還明野火林間燒溪流澳裏鳴朔風天外細寒雪馬頭輕前路知何處金城繞王京

次孫監察栗亭詩

宅在翠屏擁門臨碧玉流世間方酷熱亭上至高秋表聖休休樂蘇仙是是遊人皆稱雅號奉貝[illegible]為浮

病中偶吟

氣肅知秋至燈殘覺夜深家書何日到回首淚橫襟

奉和李壯元陸

遊覽江山迹來劍首登龍榜步天門眼前鵷路人争

遵繼得容軒與杏村 容軒鐵城府院君李原 杏村侍中李嵓也

題咸安鄉校壁上

我是遯濊隱逸人幾番來往泮宮濱如今樂見菁莪教願洛餘波愧不仁

次李先生賓之韻

蓬萊誰曰挿雲天駕鶴驂鸞路不玄一上崔嵬臨萬壑桃花流水共依然

寄李克亭

本是同源一派分雖居南北志相親家章今幸投函去想得真情異路人

雲堂灘上有感

輕舟短棹泛官河煙暝風微鴈弄沙自笑未曾忘世事往來南北疾如梭

送慎依中歸鄕

彩服翩翩日下明湖山千里馬蹄輕功名莫恨今難立大器由來當晩成

佛巖途中有懷

春雨初晴草欲萋眼中無物不凄凄晉陽江畔逶迤路馬亦傷心屢顧嘶

追寄友人

隨陽征鴈起南濵綠泣紅鳴又一春少年志氣消磨盡忽作邯鄲失步人

次姜判院事

九重承命達行旌馳向千山萬水程柤席何須親奉袂緘來珠玉是真情

次李同年璧

交甫臨江底事徊空將遺佩望重來襄王本是神仙骨坐致巫娥下殿臺

次忠州龍眼驛壁上韻

獨策羸驂向玉京前途泥濘且縱橫想知慈母今朝

意應說吾兒底處行

次梁順天

一燈孤館兩書生千里歸心訖重輕何幸異鄉逢故舊更添尊酒細論情

次朴讓詩軸 二首

男兒行止誠難定北學長安又下南京洛故人皆別天涯且莫久停驂

庚午年光已云暮春歸夏逝又秋風賦予天命宜安受阮籍何煩哭道窮

次柳正言桂芥 二首

一別天涯會面遲春風秋月幾相思水流花落星霜變雁獨嗷嗷雲外飛

莫道南來返旆遲九重天意每勞思况是郴州功又最宣招他日馬如飛〔時公坐謫茶原縣〕

次田生員繹詩

良辰須及極遨遊兎走烏飛歲不留况値麥秋村醴熟一尊相笑我何休

寄姜生

自是相爲參與商思君一日九回腸法輪橋下溪邊事千里長安尙未忘

新秋

金神持節入郊墟井上梧桐一葉踈此日此時何事樂短檠明處可觀書

次山陰東軒詩

館宇蕭條挾小村行人那認是官門箇中南北奔馳客半則青雲半白雲

贈別金録事粹老

覓李連鑣出帝城山回水轉路縱橫吾知南北分離後應說龍仁半夜行

次裴進士仲厚

寄來詩韻轉清高萬斛羈愁一見消頓刻破山時已
近莫停清水歛其刃

奉呈尹牧使子瀠

絳囊青簡侍明光歷事纚然謫晉陽萬口一辭皆仰
慕理民無讓漢龔黃

途中遇雪

雪陵如手滿天衢馬首江山展畫圖獻賦梁園何日
見獨含愁思促鞭駑

觀魚

倏然潑潑更洋洋三級誰居短與長安得細鱗并巨

已良辰吉日薦蒸嘗

次韓斐然

獨賦新詩訪我庭兩心交契尚分明青春三月還相
見何必臨岐更悵情

次嶺南樓韻

自慚才學管窺天作賦吾何謝守前奔走幾年身未
定登臨半日興無邊籠沙古木生秋氣滿座仙葩帶
瑞烟多謝主人心鄭重挽衣投轄又張筵

奉次河相國演詩

聖主龍興漢水中狼烟蜃氣盡消融檀君古境新民

樂箕子遺墟至治隆八彩毫端濺蕙露五絃琴操入薰風書生得鑄洪鈞化寶篆恒祈天地同

上金太守克儉

鄙夫景仰聲華久傾蓋巴山三樹亭偃事緣何皆正大持心本自至公明慰民四野棠梨詠賣劍春郊牛犢鳴顧我賢非徐孺子濫登陳榻每神驚

次李參議義林去詩韻

義林真巨刹境界儘清幽古栢窓前翠靈泉砌下流沉吟塵外景消遣客中愁端坐僧何事趙州學話頭

次黃頭老詩

才德人皆慕大人誰知山谷是前身春風秋月千般
景幾落毫端泣鬼神

妾薄命引　　趙著作

僕今年春孟以晋州教授遷醫學訓導思念以爲否
往泰來久屈之伸始此年矣黽勉從事期於報效不
幸竄兒釀祟告移逾月黃楊厄閏仍爲摴散是宜安
分順受歸去田園爲太平之逸民也第今凡朝士閒
散者無問儒武皆屬正兵番上之餘更守邊鎭俾以
甲胄爲服鞍馬爲家弓矢爲事夫儒之爲言柔也則
安能佩櫜鞬過錚鼓從事於行陣馳逐之際而不顛

仆躝籍也我言念至此誠爲狼狽轍鮒處泥沙之困擧頭呼斗升之水倘有仁人問其窮憐其涸吹嘘之煦濡之俾寒灰復然病樹迴春則海枯石爛此恩難報天長地久此恩何忘然亦未可期也均是人也賦命之薄一何備歎玆述妾薄命歌以自反焉詞曰

妾薄命奈老何莫怨他人當自嗟妾身本是良家女養在蘭閨秉節婷雪膚綽約白玉潔眉帶窈窕青山斜笄年學成新婦禮桃夭正好宜其家暮去朝來顔色改鏡鸞無計留韶華妾生賦命一何薄老大未免爲騃婆妾薄命奈老何莫怨父母當自嗟君不見昨

夜南隣栽嫁衣斉紈蜀錦紛離披又不見今朝北里依結構駢顛車馬爭奔馳自憐孤潔紗窓女不敢自媒仍失時妾寧失時毋失身但守貞心天必知妾薄命奈老何莫怨蹇修當自嗟雎鳩已逝鶺鴒鳴坐令百草成蹉跎縱有蘭芷不用佩縱有珠翠誰我嘉欲奏高山與流水何人解導兩洋峩欲調陽春與白雪伊誰和汝徒婚娶風人謾有摽梅詠婕妤休吟紈扇歌性拙安能賦乞巧才薄爭奈文送窮舉案願享梁伯鸞否否嘗從龐德公妾薄命不自天不自人祇自么麼賤妾身

名三子說

名三子名趙氏也其一曰洞虎孟也其二曰金虎仲也其三曰野虎季也曷爲名季曰野虎而名仲曰金虎而名孟曰洞虎歟洞也金也野也其有取意歟夫虎在山者也以山視之則野在遠而洞在近豈非近者長而遠者季乎虎之出遊先於洞而後於野豈非先者長而後者季乎至於金虎則從而又革者金也蓋仲之爲虎介洞野之間遠可以先於野而兄於季近可以後於洞而弟於兄有從革之義則仲之爲虎虎而金者也[illegible]以虎而雖同虎以實而有異焉

眈長嘯響裂嵒谷虎之爲虎猛矣而非三虎也跳踉大呼百獸震悼虎之爲虎壯矣而非三虎也義易喻大人之變三虎以之唐賢比小人之惡三虎戒之周之召虎祖而虎者也隋之韓虎將而虎者也畫不成而反類狗者有焉虎其皮而羊其質者亦有焉而三虎爲召歟爲韓歟類狗者歟羊質者歟是在養之如何耳雖然三虎之氣實原於一虎而窺斗之氣皆所同得則吾知三虎之不爲此而必爲彼也決矣名之者誰父虎旅也說之者誰叔虎昱也嗚呼無父虎則無子虎無叔虎則無說虎於以下趙虎之族之盛而

趙虎之風之振歟

請纓 并序

僕刀筆小竪儒也屈於大丈夫之事業安敢望乎而况年逾四十射不穿札予貽敵王所愾臣子之職而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必往矣吾曾子之格言浩然之氣人皆有之則僕於從軍請纓何敢多讓乎今敢述言志伏呈左右 詞曰

幾年書劍老風塵萬里雄心屈未伸今日幸爲行陣卒龍韜虎略請俱陳

涓人買死馬頭 并序

今我相國閤下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其取人也以學則必如顏曾思孟是求以才則必如王楊盧駱是擧然顏曾思孟不世出王楊盧駱未易得倘能學顏曾思孟者而取之慕王楊盧駱者而與之則將見眞王楊盧駱顏曾思孟聞是名而嶄然出頭角崢嶸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如僕所謂希顏曾思孟追王慕駱者也而困於轍鮒之泥沙久矣不知相國其肯聞而濟之歟否謹述涓人買死馬頭詩獻之

燕王昔日築金臺隗始求賢得士多倘使涓人空往返幾多良馬困鹽車

茂豊路聞子規有感

羊腸一路欲中斜日落行人馬不前半夜子規聲轉苦旅情鄉思共悽然

送趙從事還京詩 并序

昔唐丞相裴晉公之平淮蔡也其從事則昌黎韓愈氏也當是時人皆以爲非韓公之賢則不能當是擧非裴晉公之明則亦未知韓公之賢而爲之從事也及其功成還歸也天子嘉其績銘彝鼎書竹帛炳炳烺烺照人耳目至今爲士林之美談焉寥寥千載今相國花山權公之摠兵鎮遏京畿巡閫其從事於

人曰某某曰某而遣使亦與焉僕於遣使曾昧平面之知素識其何如人也然以吾相國下之雖不吾面吾知其必是朝廷之選也然未敢以是而決然信亦未敢以是而忽然疑也及其巡至於是州也僕始得而謁焉頎然其長薰然其和智足以造謀才足以立事目其貌粹面而盎背耳其聲出言之有章因以爲得其爲人焉然後始信吾信之不失也始祛吾疑而無疑也孟氏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爲主始吾於從事也以吾相國而卜其賢今吾於相國也又以從事之賢而尤信其德之盛也今其卒事朝天

也旣愛相國而留之無計又愛從事無以贈行於餞還擧之酒而爲之祝曰願我相國於從事無忘今日從事之勤㢘奬之行進之共上崔嵬焉從事亦於相國不矜能感知己奔走爲先後焉一如今日之奉公焉又願奏章之餘 聖上若問太山長谷之間遺逸阨窮之人其以光敎授爲言焉若然則玉堂東華諸將大書特書以繼裴韓之事業不其光且顯歟而況薦人於朝又裴韓之所未聞也故爲之序而繼之詩曰相國奉綸綍巡察嶺南極邊邐迤周道遠咨諏問民瘼且問賢者誰其佐多賢德遑徠從之遊磊落眞髦

舊傾盖一如舊數日共歡劇今其去朝天百許留未得歸路馬如飛健羨徒才寸囊空久所贈聊以一詩軸

西林寺懸板詩序

進士裴施仲厚扣余而告之曰鄉有寶地額爲西林峰巒競秀松檜爭榮所謂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者也余嘗乘閒步屧徒倚鴈塔敬禮黃面老子之餘得一首詩於壁間輕塵撲面淡墨稀微模糊焉癡疵焉幾斷而復續似無而僅有拂拭細觀之乃吾先君所題咏也數行遺跡手澤猶存如在獨立之前似聞

詩禮之教焉嗚呼曾日月之幾何淋漓剥落至於此
乎玆欲書于板上以傳不朽比詞連韻從而和之者
必多若爾子盍叙其意乎余惟裴氏之門芝蘭玉樹
郁郁芬芬丹桂紅蓮交映庭階而先生年最少業最
精一見先人之糟粕猶懷孝孫之霜露收拾摺摭服
膺拳拳不啻若桑梓而況身體髮膚父母之遺則保
之而不敢毁傷也決矣仁義忠信父母之教則守之
而不敢荒棄也必矣以至立身揚名致君澤民乃父
母之願則其所以敬早夜孜孜無忝爾所生之志曷
嘗斯須替於心哉宗族聞斯而興於孝鄉黨感斯而

力於忠堂榜箕裘靡不效斯則先生之風之教詎不廣歟僕世家濔溪溪上有山山上有寺寺是吾先君所曾遊之地豈無天香桂子之詠乎亦將效嚬西林之勝迹焉噫微先生斯焉取斯

送慶州府尹李念義承召如京序

大抵人之離合聚散何可常也昔公之来尹是府也金相國謙光攬轡於鷄墟而李侯永敷為之亞焉韓相國致義佐鉞於鶴城而鄭侯致韶評其事而公之貳則甄城柳侯自濱也列郡澄清滄海波安兩歧五袴騰頌閭閻人言德星之集偏於一方而南民之福

也令其特承寵命賜環朝京也輪移東都轄楮紫陌
覲天顔於咫尺會親朋於朝夕是宜砥草站帯漢江
以談笑顧眄超越無倦也然而方伯也元戎也通判
也隣守也若其著龜曰道有大事於何稽疑乎父老
也百姓也咸德焉懷惠焉如其父母曰吾有鼠雀誰
辨乎角牙修舉廢墜之政已矣應酬賓客之禮休焉以
至花露啼紅柳烟條碧春風景物舉帶愁容是皆爱
公之至惜公之去留公不得而健羨公之先着鞭者
也安得達此意於紫宸復借公一年以慰一道之望
乎巳山趙昱幸在東都適見是行故於餞送道其離

合聚散之無常明友白姓之惜別者為之序云

鄉試策題

問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符瑞之應焉冊中之白魚也大澤之老嫗也關中之赤袱也陳橋之日光也之類是已倘使四聖人無此等符瑞則孟津之師其不渡乎望夷之鹿其換楚乎新莽漢鼎而有天下者不必卯金刀歟黃袍雖加而方面大耳之黥擒終不作天子歟恭封之無道已盈而昌墟之鏡文不著則王公之義旗莫舉而操雞搏鴨之切其誰尸之歟五百年來應期挺生曰我　太祖金尺有夢克著厥符化家

爲國再造東方符瑞之爲符瑞也至矣雖然天命焉
人歸焉應天順人之聖人不賴符瑞而猶興也決矣
建我 世祖靖難受命也玆未聞符瑞之應焉前聖
後聖同一揆也而符瑞之或應或不應何歟將天意
於前而嗇於後歟抑邇來遠去不足尚歟庸詎知符
瑞之不爲符瑞而非符瑞之反爲符瑞者乎昔董江
都對三代受命之策而班彪著王命之論河東柳宗
元撰貞符之文以矯二子之非而黃壯元唐亦非柳
子之非將何所折衷歟若以數子已陳之芻狗歟諸
先生之老眼則是陳儒警差終未免譏讖之稱願還

此而新其說焉
按公之置散時嘗爲安東府儒學教授成化己丑設試場于安東府公爲校査同官終場日改題煩數日且忽暮試負難於卒辦相顧失色或曰差備官趙某能文章凡製作甚神速今日之事非此人不可於是遂招公告之公略不辭讓一揮而就試負歎服愚聞此說於鄉先生朴篁巖篁嵓則著作公之外曾孫必有一家傳授之得故云

成宗大王輓章　　李大愚

天生聖主撫東方享國端冝萬世長二紀臨民渾似夢一朝憑几事堪傷龍飛杳杳歸湖水仙馭飄飄指帝鄉蓂落堯階春寂寞琴寒舜殿月凄凉千官痛哭雷聲殷音隱萬姓悲呼血淚滂雨露洪恩終未報此生無復覲 天光

在梁山作

嶺南窮處是梁山蕭索人烟十室殘始許望之三輔去終知宓子一琴閒庾樓明月供詩興陶柳清風拂醉顔一片嶺雲長在眼詠歸亭上獨盤桓

賞牡丹 公五兄弟俱以生進赴戍右兵營時賞牡丹作此云

當今吏筆與神同盲啞咸嗟數月中汝亦有言應有
後如何容易笑軒東

贈彈琴女 公以書狀官赴燕京時有兩女子來戲窓外或以水彈酒公衣故有此詠

兩兩佳兒弄晩暉碧紗窓畔故依依無端一陣陽臺
雨來洒三韓御史衣

落榜吟 李掌令

雪後青松霜後竹看時容易畫時難早知不入詩人
眼寧買臙脂畫牧丹

吊蒼官賦 蓮拙子

鶴去兮愁雲帶色春殘兮寒月無光大夫兮憔悴臨

哀壑兮心永傷何時運之不淑遇斯人之艱難彼小民特采其劉衮鱗亘兮摧殘音子之落落高直期後凋於歲寒秋霜著特立之操冬嚴有獨秀之節嗟今日逢此百凶謂誰因而誰拯千丈之龍姿將頹十里之風聲已絶魂驚半山之雲霧夢斷徂徠之烟月山有榛兮青青隰有桑兮沃若念子之獨罹此極重余心之傷悲倘非渠之雅操余何爲乎噓唏至死不僵宛西山之逸客見剗弃死同比干之忠直壑哉大夫又我心悼昔我初志與爾相保今子已矣余獨疇依余懷之悲嗚呼曷歸

居東賦

帝高辛之苗裔朕皇考曰文王承岐邠之餘緒兆已成於剪商惟大統之未集至聖武而肯堂顧余宗室之微末辛親覯乎耿光及余藍之未暮燕黼黻乎舜裳冊命代某之身初執寀余之中腸今冲子嗣無怙兮况負荷之誰當夏誓心於歲寒竭股肱以未遑暇小倘潛倡此儻胥譸張而譏謗余固知謇謇之爲患敢爲托孤寄也已矣乎吾命之至此兮余安恐久居彷徨類見先王於地下冀一明乎否臧出國門而東驚考弭余皆乎周行卜幽壤以爰居神覡覡若有亡

夜耿耿而不寐對皓月於空床念負辰之何人思吾君兮不敢忘手已草乎鴟鴞寓余意於詩章倘一開乎金縢知素蘊之貞良懷殷憂而未之發重余心之增傷嗚呼彼羣小兮巧言如簧有罪無罪天鑑孔暘

慶會樓賦

青苑亞千章之木靈沼涵五色之雲層樓閒氣雙蚪騰文神籌務十屋之一儼鳥翰三臺之分跨淸都之太平吞熾觀之絕垠玆太祖草圖于始而繼世賁飾以遺我聖君者也奇哉智出肯構之猷巧做斲鼻之斤調唐虞之五彩施三代之丹雘璣題敦奏之楪藻

并虞受之色當其朝陽登暉和氣四播重曈御九五
之位百僚葩六二之座契雲龍之同氣付鴻風之相
遇南箕孰哆侈之詠坩風無雨雹之賦遨遊鳳儀之
乾坤高揖鹿鳴之君臣於是齊七政撫五辰十雨報
祥四域同春華胥化日之長標枝淳風之饒夫何爲
哉清明之朝于以燕喜徵招角招期條理於相悅匪
流謠於太康秩秩遷之禮讓儼旣醉而德將懽成垂
拱之遂慶洽都俞之堂玉樹之嵐翠獻奇龍池之波
光薦凉思無邪麀鹿攸伏麀鹿濯濯魚在藻躍躍至
使域中百物咸囿於各保性命中和位育之中而與

化冲融則玆樓也直與重華之南薰文王之靈臺比
隆儷美垂光後來而其慶會名實則輪焉奐焉超出
乎百王之制作于胥樂兮

三都賦

蓋聞虞封十二之山夏辨九州之紀四隩星分萬國
錯峙崤函有帝王之居澗瀍為王者之理惟朝鮮邈
在一域有三都之迭起想夫西都之興也檀君肇基
於上世箕子開國於中古朱蒙繼其赫蓍東明承其
祖武長江帶其隩隈峻山鎮其封域重開復開之隩
金城石郭之阨繁華盛麗則有龍偃大華之闕靈蹤

神跡則有朝天麒麟之窟至若松都之舊則當黑金運衰之日値青木龍興之期成混一之偉績卜五伯之鴻基廓聖居以爲門抱五冠以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擁天磨之賁阻黃壤兮千里沃野兮經日朴淵爲神龍之居星洞爲異人之宅玆豈非兩都之形勝擅名勝於疇昔文物之擧爲粲然庶永傳於萬葉惜哉受者之非人旋驅民於我聖洪惟我聖秉玆不靖膺天順人化家爲國卜地華山之陽定鼎漢水之北龍盤虎踞地闢天成欝欝葱葱吐瑞醲靈俾聖繼而神承莘緜緜之瓜瓞俗齊太和之天民登華胥之國

彼兩都之山川盡輸入於版籍方將開太平無疆之基重九鼎而安盤石書生之目覩盛際自賀為聖人之氓也重曰箕都虛矣松都新矣推亾固存闢新京兮克固鴻都萬世寧兮我瞻四方溢歡聲兮

廢絃琴記

余得人之琴古而無絃就其主而問焉曰汝之琴何古而無絃歟其初本無歟抑初有而今無歟絃之具備而絃則無矣余甚異之其主曰此器非吾所得於今者自吾先代家有而世寶之者也其絃制作今於

陰陽之妙聲音中於律呂之調壯鄙之態不能彷彿
而霽雲氣像宛然若存晴窓月入而塵爭絳帳風定
而賴寂澹然點易之暇登西樓隅一爲之則恍然如
冥鴻玄鶴駕大風運太虛浮游上下嘎嘎然鳴矣淇
聲可以使人悲可以使人樂可以使人勸可以使人
懲其被絃歌則拈出三百篇賡歌之斷章其一闋曰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其二闋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其三闋曰兄弟旣翕和樂且湛其四闋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其五闋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于邁其六
闋曰思無邪斯焉斯徂茲六闋可以盡而身而家而

國而天下之道理焉其首妻子之合則猶關雎之首
於四始也其終恩無窮則猶詩三百一言蔽之意也
必以歌詩被之絃者則笙由庚閒歌魚麗之意也是
則吾鼓琴可以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矣雖聖人
復起必曰不知魚味三月矣然其音高古不諧於俚
耳則琴雖工其與立齊門操之者何以異哉金石與
匏土革木先生遺制無以議爲今伽倻亡國之琴胡
笳刀斗之吹與夫其他蛙鳴蟬噪之響爭進迭奏以
誇於世獨吾之琴反不見知於人也以此寒心廢絃
而不爲中夜涕泣沾襟私自解之曰昔子思論中庸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曰贊天地之化育
也而其終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然後已如
曰無聲無臭至矣[illegible]絃雖廢其絃向所謂大關絃
歌而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之道理莫不寓於無聲之
中是則無可賞也今子異其無絃來問於余余告之
以所以無之由吾子其爲我何如余應之曰善子之
意陶潛不如弘治己酉五月日密城朴漢柱天支記

諫院啓草畧 丁巳五月

功臣嫡長加資事甚爲不便倖門一開終有氷炭同
罷之憂也又曰今也外則倭賊入邊報空衛内則闕

闕之下盜賊殺軍士此甚可憂之時又況　文昭殿
延恩殿諸陵與夫文廟時不親祭而進宴賜宴一不
停廢仁政殿前酣歌胡舞閙咽婆娑甚爲未便云云
又曰自祔　大廟後大廟及諸陵殿一不親祭而宴
遊無常至繼以夜龍鳳帳幕乃天使時及大宴時所
設而或至累日不撤殿下惟慢遊是事於孝思何如
燕山曰近有眼疾未能行去去進曰後苑內馳馬擊
毬張龍鳳帳幕於宴遊之時多矣殿下何以有此教
乎燕山勃然變色曰龍鳳帳幕是爾之帳幕乎復進
曰此帳幕皆自民力而出雖謂之臣民之帳幕可也

豈君上自私之物乎云云而退其日宣賜食物及大麒史書其尾曰朴某勿給又諫草曰司僕提調盧思愼啓留僉正南憓憓乃思愼從姪其挾私濫啓朝著皆知今又啓留僉正崔漢源主簿成世深此則思愼欲因南憓之留道飾啓達坐毁先王舊典臣恐大臣弄權之漸自此長也

四月十八日又劄論任士弘等事劄子畧曰大抵姦凶貪邪者動必欺君妨賢殘民害物至有臣子所不忍言之事則古人比之刀劍比之盜賊不其慘乎不其畏乎歷代之事昭如碁局不須枚擧今此士弘等輩究其已然之跡占其方來之害臣等不識殿下之

右此羣邪者何爲也臣等竊恐此輩得志則殿下已
修之德必不旋日而累殿下已用之賢必不旋日而
退殿下已安之民必不旋日而病殿下已養之和氣
必不旋日而乖凡有血氣者必不得安其所矣此豈
非甚於刀劒豺狼甚於盜賊者乎臣等爲殿下耳目
之官而耳目之所及心志隨而驚動心志驚動而流
涕痛哭無所不至幾至二閱月而累瀆千百言不敢
將順殿下之意也殿下垂拱深宮姑息宴安至今不
之軫念惕厲只除薛桂等么麽之輩不改士弘等巨
魁其於嗣無疆大曆服之計自以爲得乎臣等不勝

欽望請俯從公議亟下俞允并與得琳等賤肆不使之累名兒則國家幸甚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香夢　河校理

香夢潛隨蝴蝶飛芙蓉帳裏解羅衣情深玉筋滋霞晗鬢重金釵隨霧幘梳上冊心繞說羅簾前紅日已騰暉覺來想得恭娥意似識樓頭簫史悲

按咸州志叢談河校理決嘗遊學京城說妓粧樓月情不能忘有詩去去一夕同裯而卧忽翻然揚悟心自語口曰此妓花顏皓齒肌膚玉雪余其駸駸然沉溺矣若不於此時斷然決去則將誤了平

生即挺身而起到情送妓又促駕歸友人家去

三友臺排律十韻　　吳宜寧

小亭傾側築爲臺臺下門前繞綠苔花爛春時孤嘯咏菊香秋日獨徘徊家貧自古親朋少老境於今寂莫回惟有水輪尋我面更觀天宇淨氛埃雖無聲臭淸談隔已遣風流碧落開斟酌兩心如胞合嬋娟一色照樽罍忘形且勿巍巍視虛象能隨一一來行樂及時須酩酊憑空遺意絶嬿猜歡娛永結呼三友俯仰相扶勸百盃白也傳衣吾不負却嬿分散曉雞催

己酉下第歎 後四年壬子乃登科第　　趙大憲

早將黃卷傍儒林烏桊青燈護苦心二十五年何所得推言擭筆浪悲吟時公年二十五歲而悲歎若是亘其不老於蓬蓽之下也

觀朴淵瀑布

蒼崖壁立是誰刳天上飛来萬丈波昱曉華山還到日奇觀當向故人誇故人即李世則云

戲占絶句書妓生裹衣此公少年時事也

高牙大纛三軍帥黃卷青燈一布衣方寸分明涇渭在不知冊粉爲誰施

淸風郡寒碧樓懸板公於正德丁卯三遞職帶弘文校理時事也

上下灘聲吼作雷水邊籬落晩生煙何方借得丹青

手圖畫溪山勝景傳

鐵壁如屛傍水邊一村桑柘起炊烟使君風致元非俗日日哦詩待客傳

晉州矗石樓題詠　　趙判決事

城上高樓城下江倦遊人倚月明窓朝來斗覺機心斷我與沙鷗共一雙

貞夫人鐵城李氏墓誌

夫人固城世家也自鼻祖諱璠登第隱不仕種德遺後世襲貂蟬流益以大至門下侍中諱嵓尤振其門是夫人高王父也曾王父諱岡十五登第樞密院副

使進賢館提學謚文敬王父諱原十八登第官勳位
命位至議政府左議政鐵城府院君皇考諱常 贈
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皇妣貞夫人月城李氏
慶尙觀察使諱曙之女盖裔後也夫人生於正統丁
卯十一月十五日巳卯九月五日以病終于堂享年
七十三天性端毅内治甚嚴子孫不敢以非義干於
前生我七男皆得成立後嗣之繁詳於先府君之碑
焉嗚呼痛哉嗚呼慟哉

觀海盈德　耐軒

浩渺奇觀指顧前天池空濶杳無邉扶搖何見鵬翥

早發玄風道上口占

暗霧漫空作勢飄日高三丈未全消不嫌遠客征衣濕只恐成陰蔽大昭

謹按此詩以霧比姦臣日比明君蓋霧爲陰昏之氣日乃陽明之象霧雖盛日出則散理之常也而今日高三丈霧未全消其作勢自恣之甚可知譬若小人用事遇明君則自然屛跡而今 明主在上憸小之爲態如故誠可畏也不嫌遠客征衣濕只恐成陰蔽大昭云者言已之觸忤失職不足介懷欺君罔上掩蔽聰明至有臣子所不忍言之變

是所憂也首尾不過二十八字而說盡無限曲折豈但爲句語之工而已哉任道拜手謹識

公州教坊歌謠

十二青樓化日長競將春意學新粧新粧未了星軺至壯戴花冠出洞房

濯清亭次退溪韻二首 亭在禮安島川鄭度使金富仁世業也 二

舟碧輝煌照一亭風隨竹簟晩凉生拖村匹練溪光轉隅檻危棚嶽色傾領畧勝區應自詑優遊佳趣有誰爭携君共對當簷月夜靜詩懷久益淸

雙鬢如蓬又草亭到頭吾得任麼生手中孤釣終何

用脚底窟遂抵自傾天地有情知我分江山無價沒人爭登臨徒覺塵機息意思蒼茫興轉清

附退溪韻二首

山擁溪回抱一亭主人非是冷書生珍羞八百叱奴取美酒十千投轄傾斫樹奇謀人未識穿揚妙技客誰爭濯清儘有風流在竹簟氷肌到骨清

堪笑乾坤一草亭杜陵詩句我平生種來胡橘應成長留得囊錢任倒傾夢裏每尋溪友約席間行見野人爭何當結屋清泉上不使君家獨占清

題院址祠堂壁 或云下林齋宮

全家輪逝九京淩一代風光詎復尋喬木半遮祠户
暗寒雲突鎖洞門陰蓼莪有句情何極荊樹無花涕
自滛庭訓未酬吾已矣百年辜負一生心

哭亡友權幹 或云題權家齋寺壁二詩未詳孰是

満眼松楸忽斷魂憶君何處更逢君蘭摧蕙折春無
所鳳去凰存日每昏無漫丹陽張瑀宅淒涼吴下伯
鸞墳平生惟有羊曇在慟哭西州路不分

寄贈吴仁遠兼示安太居 仁遠吳公彥毅字大居上舍安公宅字也

細路沿溪遶遠林平生喜得卜居深韶光冉冉繩難
繫村巷愔愔睡不禁三泣尚餘和氏璧一彈猶有伯

牙琴兩君與我眞同調聊寄陽春白雪吟

盈德縣淸心樓題詠 先大夫桑溪公曾宰此邑

美政人爭說先君宰此城愛民春似靄持己水如淸今日尋幽跡當時憶過庭空餘題詠在讀罷欲吞聲

還鄕錄拾句 癸亥歲自靑松府松生縣始還鄕鄕住下中洞與吳安兩老從遊時

喬木思深歸意壯桑麻故宅樂身强溪翁時送芭魚賦園友爭遺東萊芳 句下二缺

沉冥無復較閒忙惟向衰年喜健强屋上雲山曾面目園中芋栗尚芬芳 句下二缺

次魚灌圃新亭六絶　朴進士

小堂瀟灑據巖頭爲客時時倒玉舟滿目風煙皆可
畫江山如此恆遨游

隔川楡柳暎西東磯底澄潭鏡影空若欲高亭增絶
勝莫妨巖竹長稚龍

營營聲利逐奴顏早爲慈親謝仕還潦倒世情看爛
熟始終無負是青山

層巖疊嶂圍平野水石松篁繞檻前勝地待人今作
主坤靈眞箇秘千年

慷慨剛方孰與肩灣然清世一遺賢憑君莫把青銅
鏡照眼霜毛滿鬢邊

寄樂江湖已十秋 部將花柳做閒遊 有田不識飢寒事 何用區區萬户侯

題聚友亭 亭在牛谷故忠義衛安瓘別墅

小堂瀟灑寄靈臺 俯瞰晴川百轉來 岸外尖峯文筆秀 原頭高樹綵旗回 樽因好客尋常滿 花被東風次第開 老我如今何事業 茶妨相就共啣盃

新亭記 亭在下黔嵓有樹木庭宣而巨與上釣嵓李萬户新亭異

黔巖雖閭左素多編户 俗尚行樂 無地傍官道面勢喧早 未嘗知有亭焉 歲戊辰三月 修稧已畢 相與語曰 春和景明 日吉辰良 正是遊行之秋也 而所可恨

者顧無高亭之勝耳乃披襲塏之區得於川上之蠶頭樹影婆娑陰翳蒙密所謂神慳而地秘者也遂經營基址除高築下期至平坦而止上可以坐五十人功已告訖里社者稚相與卜日爭持牛酒以落之酒半有言於坐中者曰古人云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名爲天地之終混淪已判萬物不得無名則其於斯亭乎何余應之曰昔人名亭者多矣廉退則休休別離則勞勞許事則精思皆觸事牽引繫於一偏今此亭則一里共修而共息非人人所擅而私之者也無如公之以卽事而定公之以卽事則斯亭之成固非[illegible]

矣登亭而望之則陽春扇和受氣亨屯樹葉新矣風傳異香擁鼻襲衣百花新矣麥苗含胎稻秧抽緑農事新矣川回一面微波蕩漾水光新矣在亭而遊則控弦入彀中必正鵠射法新矣紋枰相對爭道不紊棊手新矣學而時習傳聞強記儒術新矣書縮秋蛇造出清料詩句新矣然則揔名之曰新亭何如僉曰諾客有聞而笑之者曰但恐物之新者至於摧零人之新者至於衰老則其終何以哉余曰噫噫客之言過矣新舊之禪代有無之相因天道之常也然其新字之義則未嘗泯滅物之彫者其實新矣人之老者

白髮新矣況敷榮發育其不在來春乎登臨燕閒其不在子孫乎一元流轉宇宙洪荒日月星辰天地山川之外無非新者於是衆賓數腴難客辭塞余退而爲之記

次愁送臺退溪韻　下鷗亭

愁送稱搜勝新名倍舊佳炯光添彩發仙跡肯塵埋英氣非凡骨清標儘雅懷霜臺詩句妙留與寫雲崖

附退溪本韻幷自註 安陰古縣有石臨溪俗名愁送臺泉石最勝余於是行以不暇往見爲恨亦嫌其名之不雅欲改爲搜勝諸公皆肯之

搜勝名新換逢春景益佳遠林花欲動陰壑雪猶

埋未寓搜尋眼唯增想像懷他年一尊酒巨筆寫

雲崖

內外旋譜跋

余稚在襁褓遭喪怙恃及至成童形影莫覩終天之痛曷有極焉常念罔極之恩無由圖報而拮据之慕實切于中則莫若求盡吾心求致吾誠而已盡吾心致吾誠者不在於他而在於叙述先世之源流以顯吾親之來系則吾心其可不盡乎吾誠其可不致乎吾譜其可不作乎譜之綱有二內也外也其目有四內焉者一外焉者三其一曰越宗姓也其二曰河母

家也其三曰柳王母也其四曰尹外王母也俱以神
明閥閱之冑用合二姓之好玉樹芝蘭遍生庭階衣
冠簪纓幾滿一國以至蟬聯　王室互結戚畹暨吾
聘族內外亦附於柳而聯芳茂蔚隆於趙河之後苟
非前代積德之慶安能致如是之繁衍乎嗚呼觀吾
譜者可以感矣譜之中有稱兄弟者焉有稱叔姪者
焉其號名雖殊而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即吾
親之身也吾親之身即兄弟叔姪之身也古人之於
父母也雖犬馬婢僕猶當役身錄而不忘况等吾親
一氣之分者哉此吾譜之所以作也然則吾親而盡

吾心戮吾識莫吾譜者也後之見吾譜者亦將庶幾哀我用心之勤焉歲丙戌譜連成書三四通分諸族氏俾廣其傳云巳山後裔應卿謹跋

咸安鄉射堂記

姜授官

郡本阿尸良國之遺墟也自前朝恭愍王二十二年陞爲郡本朝因之山岳降神將相繼出其或不偶而落拓鄉村者亦多可器之贒維持風教不可無主於是選擇備望郡之士主掌於京在所得執一鄉之綱蓋取一鄉之所共推而古之所謂邪司直之遺意也斯與一鄉之士聚議于鄉之亭或鄉射焉或講禮焉

此鄉射堂之所以不可無而吾鄉病其未有或於公廨或於村舍皆非所宜而鄉父老之欲經營成就者久之而未焉正德庚午秋有李座首趙別監李別監諸丈始奮然共議于鄉中諸員令各出米布鳩工聚材而建立之越明年辛未春而斷手正堂兩楹左右各夾温房二間前有廡後有廚制度略備自今而後鄉員之出入遊息既便且安而列坐秩秩綽綽有裕豈不誠為一鄉之幸而非斯二三君子其孰能辦焉座首名希祖字善述前玉浦萬戶也趙別監忠順衛而名昌也李別監前參奉而名浥也尹相國金孫以

京在所堂上適出按于南於吾郡爲外鄉而樂此堂之將成也給綿布三十疋以助之堂在南門東辰巽之位前對餘航左帶巴溪黛色入檻灘聲觸堦雖無高敞爽豁之趣而自有雍容蕭灑之意至於薦席盤皿之足而復買田以爲增葺之費者皆三君之力也爲吾鄉人者相與趨蹌於茲宿留於茲而不知功之所在可乎議必取一鄉之公而不敢有所偏爲射必觀所蓄之如何而不敢以遊豫爲事禮惟習古之鄉飮而使一鄉之後生有所觀感而興起使此堂不復爲歌舞飮食之場而已者非此堂之本意而今日之

所望乎鄉中諸父老君子又以爲何如也堂舊無記嘉靖癸巳（中宗二十八年）秋八月旣望鄉人姜鰍承之別監曰父老之命而追爲之書

感物悼亡（公有獨子鐵剛先公早歿故傷慟倍甚云）李校授

庭前三樹梅今又一般開物色渾依舊人胡去不來

鶴與琴書共一船詩 李陶菴

秋風吹江江水寒落日半掛西山岑孤舟泛泛載何物隻鶴圖書三尺琴琴邊刺史氣崖高兩鬢蕭蕭霜雪侵平生所寶只不貪過取傷廉常自箴蘇州數載任字牧豈敢拮克勞黎黔鳴琴東閣變澆俗清德遠

近今人款雖然銅章多誤身臨風幾發歸歟吟歸歟一夕逸興發片帆萬里寒江潯行裝淡泊家徒少取錢山陰非我心我愛仙鶴鍾漯質翩翩玉羽殊凡禽又愛瑤琴不隨世嘈嘈獨趁南薰音況是床上一卷書閒中可以探古今都將三盃載一舸時時朗吟開幽襟琴聲鶴唳共清越心閒意遠何斟斟一身行色任蕭然陶陶至樂無人禁靈臺洒落秋月白浮雲富貴何能淫逍遙一葉指鄉山鄉山松檜寒蕭森君不見世間多少輕薄兒風塵役役爭浮沉

飛鴻閣謁楊廼山畫像詩

天津片白蜀魄啼執拗有人紛内訌外行伊傳内非鞅紛紛異說欺天聽當時孰能燭其姦燭姦只有龜山公身爲諫議責已重每念國事懷忡忡爰推禍本辨詖論請罷配享排姦凶公言縱未盡能施議論一出伊誰功端宜祀享表儒烈况是瀏陽有遺風章生爲宰咨故老耆公所在名飛鴻繪像於中示後學又使邑人思無窮先生若非師二程著享安能澄且隆騷人千載拜傴僂簷外一竿斜陽紅

詠蝸 公年八歲先府君參奉公命作此詩大奇之 大笑軒

有家常負行有角不能觸遇陰之天出遇陽之天縮

題遠志堂 堂在安東河陽郡西崖柳相國所構

遠志何能遠當歸猶未歸層氷寒雪裏獨往一蓑衣

在山陰縣次洪童子韻

裏翁病怯寒不敢俯流觴飲羅帳重重寧知月照欄

無題

湖上鳴琴酒一壺壺傾酒盡與琴沾醉來身在羲皇上不獨無絃琴亦無

答柳仁同書 柳侯名雲龍安東人書中有失火水漫之語故戲答之

民田水官舍火公之爲政在於水火之間何似陽山太守揷黃花飲白酒進人輒大笑

祭盧玉溪文

行追曾閔學原周程一團誠慤萬理昭明人間奎壁席上春風德業盖世孰能形容木稼于晨樑折山頹當宁震悼黎庶興哀士失儀鑑國無蓍龜鮪鱓競舞誰復鎮之嗟余小生丱角摳衣專同一家得以依歸今其已矣撫膺長慟哭奠菲薄怳若夢

祭金鶴峯文

貞節載國簡策勳業著人耳目此則萬古不死而長存吾何復贅說也論事則未嘗偏執已見咄咄乎吾儕之分受其責臨終則未嘗語及家事諄諄乎漢賊

之不可兩立此則吾所獨知而非友人之所共識也
地下雖曰相逢此則寧不慟哭

先考妣墓誌

嗚呼此我考妣墓也我趙氏世籍咸安有諱悅仕麗朝官至工曹典書卽我考六世祖也玄祖諱安 贈司僕正高祖諱藤進士 贈都承旨曾祖諱金虎僉知中樞 贈漢城左尹祖諱壽萬將仕郎考諱應卿司憲監察妣柳氏承仕郎諱亨呂之女生府君諱堰字沃汝幼有志操及長學于圭菴宋先生麟壽之門好學篤行大爲儕輩推服以蔭補璿源殿叅奉俄而

連遭內外艱不復仕進潛養于家配孺人姜氏高麗
上柱國殷烈公民瞻之後曾祖諱老成均大司成祖
諱叔淮南原府使考諱淵臣鐵原府使妣金氏海州
牧使諱克鏘之女生孺人歸于趙氏事舅姑以孝奉
祭祀以誠閨範為一門冠生一男一女男宗道生員
女適進士盧士訓副提學楨之子也宗道娶平安節
度使李俊民之女生三男二女男英海英漢英混皆
幼我先妣生於正德癸酉八月二十四日卒於癸亥
二月九日是歲五月廿九日葬于防禦山下林洞兌
坐震向之原我先考生於正德丁丑正月二十四日

辛勞隆慶庚午十二月八日翌年三月二十四日葬于孺人墓之西半而合封焉立短碣略叙世系及生沒葬之年月日昊天罔極可勝痛哉隆慶辛未十二月日男宗道血泣謹記

畫永成路賦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彼何人斯成陸路於江之流古有霞外之逸士賦天弢於早年喜道家之秘術餐霞精而學仙鍊紫華之蘂慕是絶父母之慈愛是捐凝心王母之易骨遊目東華之寶籙洗髓瑤池之月擣泥太行之石乘浩氣芳壺中天醉

心魂兮覔之液前童子兮後冠者詠水天之一色云徂兮何往遵吾道夫豫章東流兮浩浩江之水兮不可方縱余能乎飛渡彼安可越以藤邁佇立乎江之許還利涉之秘訣揮手中之鶴翅子以畫乎波之中馮夷窟兮遠逈河伯爲之歛容俄回首而一見變驚濤而成陸爰信步兮靡靡過長江於頃刻無一人載胥及溺何必用秦皇之石橋嗤一葦之杭之笑舟子之招招彼横流其如我何而江上乎逍遥顧來道兮何處但層波兮流碧吾聞北海之蒼茫變桑田之有日何怪也之初奇遽成路於一畫知其理之不然重

起感於余之臆昔神禹之平水土陸而車若江而舟象萬物而知神姦晉九鼎考今千秋彼神僊亦云虛矣矧畫水之妄說此夫子所以不語怪吾嘲戒於于億嗚呼縮地千里出於傳者之詭異叱石化羊始於史氏之謬記況畫水而成路誤萬萬無此理于其常不于其在淺有監於反經之君子

鬻畵像賦

有像儼然大帶淺衣端拱方嚴碩人其頎一紙而可賭千金儘萬古之流徽丁丑歸之示瑞有大儒之挺生身膺鄒魯之緒氣稟光岳之精上無傳於下無授

自暗合乎道妙天津日暮杜宇呼金陵塵起南士來
曰熙曰豐赤子哀哀伊人入相萬手加額佐女堯而
致治復成憲之較若於先王之不急務親醫而樂利
乖民皞皞三代其四多士濟濟慶曆其再天不助宋
岱岳乃壞不穀當年哲人云亡嫠婦亦髽萬姓如喪
澤已浹於人髓世皆慕乎畫墻嗟九原不可作兮想
彷彿於儀容幻毫髮於筆端儼洛中之相公充然耆
英會上宛乎獨樂園中非圖畫於夌煙豈丹青之慶
鄂風采威儀之不忒儒可立兮薄可肅尸此繪事壽
矣龍眠曰傳千紙家韓萬錢士夫皆恭其著龜後世承

其警覺宜心悅而誠服何金帛之足惜彼袍布之蚩氓求何有於好名信青天與白日奴隷亦知其清明舉一世而好之諒由中而非外嗚呼儀形可繪德不可繪眉目可畫誠不可畫一身眞宗四海治化芳馨旣流若萬祀啚畫何須於一幅思其人又愛其像亦可見當世之悃愊聊作贊而一喟續考亭之餘筆贊曰字兒童誦姓走卒知行千載範言百世師施普夭下像在堂辟嘉惠後學學像留方策春風氣槩秋水精神我思前脩賁闕我人

學校策

對執事先生從容函丈之上特詢學校之方其挽回世道欲升至治之意大矣愚也菁莪教育中一物敢不罄禀傾匡以復明問之萬一竊謂國家之儲養人材所以需於用也儲養之方在於學校學校之政不過於明倫善俗而已盖人性雖善而氣禀拘之自非上智之資教之則善不教則惡故古之聖王設學校而敎之先之以灑掃應對繼之以誠正修齊皆所以責治平之效也其爲敎也彝倫日用之間孝悌忠信之道故治隆俗美而學校之政修及其後世其爲敎也記誦詞章之習決科干祿之利故陵夷頹敗而學

校之政哉然則學校之興替只在於人主之身得之於躬行心得之餘而推之於化民成俗之道者夫豈外於講正學以正其心乎請因明問而陳之羲農以上學校之制雖不可詳而繼天立極作君師而成治教者遠自羲農則邈乎其不可議也東膠西庠舜之學也堯之時未聞有學而司徒典樂唐虞之職也堯舜之設教夫豈稍異哉夏校殷序隨時設名雖有教射之異義而其所以爲學則同也周之庠有成均辟雍之名其取義雖在於禮樂明和之別而其所以爲教則一也唐虞三代學校之制雖不可詳其次第節

目而古先哲王躬行教養之道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而漢及唐雖有學校之設聖遠言湮口耳失真所以
爲學不過尋章摘句一切以取功名而已何足爲今
日道哉有宋之初否運纔回學校之壞亂極矣天下
之大只有四書院理勢然也厥後濂洛閩真儒輩
出上接鄒魯之遺緒者夫豈非培植之所致天運循
環陰翳開霽文奎示瑞已在於肇基之初矣洪惟我

朝列聖相承莫不以學校爲輔治之本而内設成
均以待俊秀即古之大學也又立四學以養蒙士即
古之小學也外而州縣各設鄉校即古之鄉庠黨序

也哉 祖宗創制之意稽之三代齊休幷美嗚呼盛
矣柰之何近年以來人粧其身士私其學青襟鼓篋
名居首善者旅進而旅退州縣生徒相視而怠散所
慕者科擧所圖者利祿讀書則剽竊章句以爲問答
之資則買櫝還珠而已製述則詭誕文詞以爲捷科
之利則反道悖理而已以學問思辨爲何事禮義廉
恥爲何物士習如此國何恃哉教無所施委之於世
道耶倚席不講責之校博士耶宜乎執事之憂也愚
聞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義理之不足以
悅其心三代之學曰時之宜同異損益雖若不一皆

以義理之悅其心如芻豢之悅其口故曰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則無不同也愛親敬兄忠君悌長即所謂秉彝而人所同得者也其教始於孝悌忠信終於修己治人各有條理循序漸進匡直輔益優游浸漬則用之朝廷措之國家人受其福矣然而一國之本在於一人一人之身主於一心人主之心正則一國之人心無不正矣躬行心得於九重之上而風行草偃於萬有之表矣不先正其身心而徒以科擧取士爵祿縻人欲望其學校之修士習之正得乎誠能正其心身推之教化治

陞於上俗美於下然後又得如伊川安定者付之以
學校之任者詳國子改試爲課之規湖蘇條約經義
治事之法特措置中一事上有舜禹湯文之心學則
下必有唐虞三代之學校矣篇將終矣別有獻爲三
代以前取士之法不在於科舉故樂正崇四術立四
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
民而賓興之教養有預取人有法如此也漢唐以下
亦有賢良方正之科孝廉舉子之科取士之法名實
相稱雖不可知用人之道不拘於一端亦可知矣今
則不然不問材器之當否人物之賢邪千百爲羣使

之競爭而文理粗中程式則登庸而勿疑此眾教之以禮義相先之道乎學校之頹廢不振職此然也累世積弊雖不可卒革而嘗聞近世豪傑之士輔佐
中廟建議取士之法選其德業操履為士林素所推服為薦科舉即三代樂正司徒之遺法也不幸娼嫉乘機譖人云云良法美制亦隨而廢其不可復行於今日耶言之嗚咽扼腕長嘆也謹對

送河性源南歸 性源渾之字陝川人 篁巖

傷心握手送君歸千里秋風拂面吹別恨海深還自慰旅窓旬月共襟期

送金參判南歸參判名玏字希王榮川人

清秋尊與孰能牵拍拍征衫向故田閉戶不堪追送別歸心先越在君前

丁未夏秋題寓所齋壁

蕭蕭白首佩銅魚三載催科政轉踈破屋荒園頻入夢歸車何不賦歸歟

丁巳春鄉人設慰酌酒半賦絶句示之

春色來天地人間滿座春百杯醻酢酒捴是送歸春

送金同知歸榮川同知卽所謂龜鶴亭主人

春首來京洛清秋部復歸應須龜鶴契豈是世途遠

孫鷹翔空濶凉風吹客衣知君廊廟器鳳詔定南飛

和新達龍巖書院詩

虔恭瞻拜儼庭堂俯仰興懷感慨長川脉遠連濂洛泗山根遠接武夷岡精靈彷彿恒如在妙道循空自晦亡間氣運休還付氣後來誰繼入高墻

德川書院被兵燹十年陳君景直慨然厲志幹事重建千里遙想感歎不已遂吟一律遠寄慰懷 景直名克敬晉州人

番天聳巘整頓翬棟宇重新尚宛然精爽洋洋如陟降豆籩遵秩秩儼恭虔天玉蒼畢昔顏面潭水澄虛舊

活泉惟願千秋恒勿替潔尊肥俎禮無愆

乙巳六月二十日佩銅南歸權鑑湖敍正具酒肴餞飮之茂城君尹公泂寧原君洪公可臣鄭承旨穀許參議瑺洪與翰慶臣宗谷山瑄皆來會酒半賦拙詩留別主人鑑湖毅權用中也公嘗宰本郡愛慕公隱德勃蔚于朝竟致引用結為知己之友云

斷金蘭臭片心同二十年來聚散中鬢髮髭鬚俱皓白精神意氣各豪雄一盃乘落情無限三疊陽關恨不窮弦矢去留南北濶此生何處更相逢

敬次寧原君送別詩寧原君卽上所謂洪可臣也

佳賓同調滿高堂促近離筵話別腸携手便驚成隔濶贈言還憙和春陽蒼茫嶺外程千里珍重親朋累十觴不敢深杯辭大醉醒來無柰黯懷長 按公以師傅在京後還刑曹佐郎乙巳夏除軍威縣監右二詩並臨行所作

河覺齋祠宇告文

氷壺性情秋月襟懷篤學力行為俗模楷

大笑軒旋閭銘

稟剛正氣守一箇是難不苟免風霜節義

酹南霽雲辭

旄頭彗兮紫微宮鼠為帝兮猪為龍風塵兮須洞戰

血流兮率土殷神州赤縣陷於賊藪兮爭賣降兮如之
顚天生大材必有用兮壯武南八眞男兒龍韜虎畧
之閑暸兮劍鋒白兮堊堊惟巡與遠同我義烈誓心
天地憚慨歔欷仗劍而起怒髮衝冠跖確且武如飛
如翰戰於陵兮轢轔殪數萬之逆徒三軍乘勝踊
躍歡呼惟成敗利鈍非所恤兮矢不與賊而與生剗
後鯨鯢復我西京扼孤城兮勢漸危蟻子援兮來何
時哭秦庭兮奈若何賊無衣兮車已非彼賀蘭之鬼
蜮莫肯濟兮我師噬掌之齒未遂斷指之血淋漓仰
靑天兮視白日曾不照余之忠赤雖喪其元不屈其

睠孟明之猶未焚兮萇弘之血已碧守一城兮捍天地植綱常兮懸日月悲乎哉真宰之茫茫兮泯莫知其所為使天而佑我公兮胡為乎生此不時使天而不佑我公兮胡畀以出衆之才德豈不以標勁節於歲寒激萬古義士之心腹也哉號陳辭以薦酒忠魂陟晛兮來格

擬宋韓琦請罷新法表

為政必曰先王丕闡守成之治師古以克永世敢陳變法之非肆竭愚衷庸瀆崇聽竊惟致治之術要以法古為先作聰明亂舊章實古今之通患率祖考監

成憲乃帝王之嘉猷當時措而得宜視民利以董獎
欽惟惟明明后受丕丕基綏斯來動斯和克從先祖
之烈生不傷厚亦不困求致烝民之安凡所施爲動遵
古昔致治之盛想古所無頃缺誤國之臣輕變盛朝
之制不思養民之善政專務殖貨之權謀極百態以
用私營萬端以舞智生財有大道猶可足食而强兵
脅民以自肥何必頭會而箕斂法纔試於數載怨已
起於羣譏遂使祖宗之良規反類商賈之隴斷久則
難變害將滋深雖抱憂國之心未有回天之力伏望
廓江海之量回日月之明仰循仍舊之言深懲改紡

之急則上能裕國下不病民篤前烈求無忝治可隆於三代啓後人咸同軼法亦垂於萬年謹當倍殫丹衷益厲素節有謀猷入告恒輸弼后之誠非仁義不陳求有儒王之志

新增養蒙大訓志

在易蒙之象曰果行育德蓋泉始生而涓涓未有所向必果決其壅而通行之然後能達于河海人始生而純一未有所適必有明德而向導之庶可到君子之域此聖人所以觀山下出泉之象而養童蒙以正者也夫養正莫先於禮禮莫先於灑掃應對坐立步

及揖讓進退而已固肌膚筋骸之束以制乎外讀經書窮義理以養其中立誠進德尋向上去達于天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噫世之人生于憙於辭文字之業而不務開導下學之蒙故耳目手足之無所持動舌言默之無所據及其既長狃舊汚習馳情任氣知隨讙擯奔之末或不免爲反道悖德之人矣尚何望其聖功哉此朱文公童蒙須知之所以作也其爲養蒙作成之意深且切矣眉嵒柳公以文公訓子帖十訓白鹿洞學規合于童蒙須知而名曰養蒙大訓余又搜輯古人訓蒙要語標以口訣添附于左以助

啓迪昏蒙之一段嗟呼此豈惟童蒙之所宜獨知雖過時難成之人亦能勉强體認則聖域雖遠難造亦可到大賢君子之地位矣萬曆三十年壬寅四月下澣雜林後人謹識于寓居

書上訓蒙絶句于 王子吾因以獻規

右絶句一百有二首晦菴先生所作也皆以庸學語孟中賢要格言爲題一句一絶各有工程明白簡易誠學者入德指南非若詞人觸物寓興浮華無益之比而其温柔敦厚之氣感發融通之實誘掖於天理流行之域者可爲媲於三百篇之思無邪矣茲以拈

出繕寫謹獻左右伏惟以聰明秀美之資每時習倦
休之暇風軒月窓焚香正襟吟玩深思必有感發興
起而天理之善藹藹然不能自已者矣當因其所發
而固守勿失養而充之則天理日益滿人欲日自消
矣日新又新勉強體認則其於窮理踐履之學將大
有所就其可量耶若今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方
其詠歎淵永之時孰不欲收斂身心期為君子衆慾
爭誘閑防不嚴隨物放逸無所不至則神君迷歸秘
欲反據為主而本然之性於是乎喪盡矣昔日感人
之詩今為狎褻之物矣嗟呼前一人也後一人也而

爲善爲惡何啻舜與蹠之遠耶是故雖古之聖賢懼私欲之乘罅隙省察之愈猛愈密銘諸器皿箴之堂宇一動一靜常自警策而況此詩精切著明易感於人而成始成終之功程嚴法無所不備者乎豈特銘箴而已哉伏願益加勉勵慎終猶始朝夕諷誦涵養躬踐懼善惡之幾嚴義利之分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無忝上帝所授之良貴千萬幸甚

某本以學不知方濫忝難堪之任無一分開發輔導之益而日月流邁倏過三載區區一心慙負無量今當遠離情悰茫然聊將一言以寓微忱願勿以言淺

而忽之時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四月上澣師傅朴齊仁書上

次趙吳安三老詩韻并序　篁谷

吾鄉有三老曰都事巴山趙公曰縣監濮陽吳公暨上舍廣城安公俱以不世之姿抱瑾未售自分求棄人皆惜之旣而趙公吳公擧於耕釣之中歌鹿鳴而進鑿枘不合終未獲大施其志觀其泯滅終身者則有愈矣若廣城公有麟雛俊造擢登龍榜則不必親於其身然後謂之得也古語有之蘭香自聞有種必獲吾於三老驗矣且以囍德之祖

倂結爲金蘭之契寄跡林泉無意斯世春花秋月提壺挈榼逍遙山水之間放浪形骸之外頤神養精以樂其志此無懷葛天氏之民也歟若使能詩工畫者圖其跡賛其美埀耀不朽則其高風峻節凜人耳目者亦不多讓於古人矣一日廣城公倚徵酣奮巨筆首歌詩二篇兩老亦繼和各述所懷而吾鄉之長於詩者亦屬而賡之佳篇麗什殆至成軸何其盛矣噫當世無工畫者畫與不畫固不足論也所謂能詩者豈無人於其間乎然則吾知三老之蹤跡庶幾不落莫於來世也決矣僭以新

學小生摳衣於下塵猥蒙辱賜不勝景慕之至輒竭淺陋濫步瓊韻仰塵清覲詩云乎哉秪希覆瓿爾

屈指光陰瞥眼忙唯公鶴筭獨無强青年宦路忘荼苦白首田園認蔗芳風月幾增詩酒興親朋爭慕德音香癡狂屢接荊州面自擬千秋共一鄉

桑里終還旆鄉稱得巨公溪山憐舊態鷗鷺訝衰容請靜身無事塵喧夢不通生涯從此定莫歎暮途窮

右二首上趙都事

莫歎年前解組忙人間倚伏儘無强況教鸞鳳棲臺閣

蘇誰把芝蘭辨衆芳竹塢卧時千念息琴書讀處一
簟香從今應悉乾坤大身世遨遊醉睡鄉
行藏安可寄消息任天公白髮催歸老紅塵不許容
有心耕釣樂無營帝鄉通萬事堪雋分何須歎五窮
右二篇寄吳金義
莫嗟華髮等閒忙富貴關天豈勉強白屋老翁身世
拙青雲兒子姓名芳打魚南澗波飜玉採藥東皐袖
滿香萬事人間真塞馬百年誰似卧江鄉
一境天慳久何年畀我公龍門雖見阻石室可能容
日月閒中永乾坤醉裏通誰知顔巷下簞食樂無窮

右二首上安上舍

溪亭即事

倚山茅屋枕長流萬樹陰中一境幽頭白弟兄相對處不知人世有閒愁

贈並木尹宋兩君 尹字汝潔 宋字毅純

千疊雲山護一村家家臨水似桃源勸君學得藏春術莫遣飛花出洞門

謝趙虞候林檎

八年兵火滿吾鄉誰料孤根免折傷珍重故人投數顆劈霜含露藹生香

喚醒堂偶吟 癸未甲申間有尼胡之亂朋黨之論故詩意及之

劒戟崢嶸榆塞上是非顛倒玉階前生平不能忘世事竹窓殘月坐無眠

聞賊退吟成短律以示舍弟

王師百萬護吾東楊鎬董一元麻貴劉綎蓋世雄旌旆拂雲雲葉散舳艫連海海波窮三盃釰舞玄魂奪一夕城烏醜幕空罔極皇恩誰報答臣民感激只呼嵩

贈歸遊亭主人大郎府伯金候汝礴

仗劒南來歲已遒劬勞王事二毛脩半江烟雨空漁艇萬鄉笞鐵愁海鷗知是自當先解綬得閒何用待

封侯若將勝地安身世須及行年未暮秋

移寓金山迎命村村前有孤山四松亭

磅礴崔嵬幾尺峰更看鰲背秀蒼松眼窮西北神州近身出鴻濛灝氣通翠盖陰濃驅酷暑晴雲捲盡御冷風名區信美非吾土矯首南天意萬重

控鶴亭

天作蒼崖百尺臺登臨迥若出塵埃北通楓浦仙槎泊西揖頭流鶴馭迴遠岫娟娟眉黛合晴川滚滚鏡光開餘生已得逍遙地忘却人間白髮催

木假山

新霜夜落秋水淺有木露出寒江灣沙磨水激幾百年瘦影彷彿於真山自古樂山仁者事移來擬作平生看紅蘭綠竹相掩映選致佳處當闌干壯哉千巖與萬壑候向庭砌高巑屼屹如鸞翔又鳳翥雄如虎踞而龍盤崩崖絕澗人跡絕閬風玄圃相回環或如九疑秋歆晩丹楓桂樹浮雲鬟依俙二妃招帝䰟相携佇立悽洗瀾或如巫峽蘿月下玄猿獨嘯松杉間十二峯頭雲雨中綽約僊子相往還纖莖洞不通富春羊裘何處釣漁竿彷彿提衣躡丹丘俯視五嶽如彈丸芥滯可洗平生胷便

歆絶世乘靑鸞鶴若使麻姑比登覽應歆與我相盤
桓還疑巨鰲知我意戴此方丈來塵寰貪看朝夕
忘賓主豈知世路多辛酸卧遊亦足小天下探勝
何須費蹣跚笑殺子長勤遠遊病却四皓饑高顔
爭如今我對此山日與佳客聊成歡嗟我筆力愧
老瀨安得記勝畫無列

改葬祭文

維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十月朔丁丑初六日
壬午玄孫宣務郎前石城縣監偁敢昭告于顯祖
考通訓大夫行海南縣監府君顯祖妣淑人順興

安氏壬辰之變萬古所無三都成灰人盡屠戮況
我門禍在人特深哀哀宗兄全家陷沒宗統既絕
罔極奈何仲父有孫明履成立例當承祀足慰幽
明殘孫八人六人先逝得佑兄弟兒孫十人幸得
綿延僅守緒業冥冥所痛豈曰少哉人間喪亡猶
可痛哭豈料重泉又被凶毒奔竄遠地奉審後時
且因計窮權厝經歲身負重譴若無所容之奠
之營薄奠之具兄弟共辦得自焚香於禮雖半情
固當矣茲氣奠事整陳悃愫

祭全州判官趙公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十一月朔辛丑十八日戊午友人宣務郎前石城縣監李偁敬祭于通訓大夫行金州判官趙君之靈惟靈性則眞醇氣則壯烈臨事勤幹不避險夷自從亂離常懷敵愾不待命令累立戰功勇赴蔚州扼腕不利自募下海輒忘其身一擧龍驤誓雪國耻天不助順已矣奈何大洋茫茫天日無光雄劒一碎國事其非人生世間孰無一死死得其死靈不含冤募念舊廬有室有妾且有女息方抱兩男布奠無憑倍增摧裂嗟我養病早結潘楊情同兄弟愛悅特深尋常念及幾多長吁只緣流寓

迄未舉觴再期明日聊薦薄芬靈應不昧聽我哀辭

星山李氏族譜序

家譜之傳豈偶然哉傳之則生百世之下可以知百世之上不傳則由數世之後無以記數世之前此蘊氏之眷眷作譜之義意也謹按星山之李顯於世稱望族者殆至五六家而其間有家譜詳審本源者曰碧珍將軍諱悠言之李也曰星山府院君諱能一之李也曰宣撫隴西公諱長庚之李也其餘數家赫世衣冠之盛雖與三家齊驅而家譜失傳皆不克究其本源而所謂始祖者乃傳聞所及之祖實非厥初起

家之祖也我李氏亦數家之一僕嘗以此爲生平之痛每見士人之姓李者必問其系貫如其星李必又問其源派如此數十年無一人道號其本與我同姓者但曰星之李皆出於碧珍此尤無稽之言不足信也碧珍之李先顯於羅李發源最遠疑其爲諸李之祖而有此說也僕自念碧珍將軍之子諱承我奉順大夫公改初名萱爲承是得世不遠之時必無不知先祖之諱而犯之之理非其後也明矣星山府院君之諱能一我廣平君改初名陵爲能則非其後也亦明矣隴西之李中微而再顯於麗末廣平公又爲隴

西公之孫婿則不與同李䏶胎矣然則李氏自爲一
姓豈不與三李同根也噫凡百姓氏在未顯之前混
泯無聞理固然矣旣顯之後家有譜牒國有版籍
雖失於此可考於彼後孫不敏墜失事機過此兵燹
國家板蕩雖有孝子慈孫無復可爲而使先代名位
事業堙沒無傳豈非人道上一大欠也噫平生所詳
知只及於廣平君而止耳頃年嶺州居友人李瑄子
眞氏得廣平君戶口於外裔李秀才天倍家蓋知同
正公以下三世斯亦莫大之幸也然猶不敢以始祖
加於同正公者前此必有起家始祖存於其上故以

俟子孫更加博訪而正之且念自同正于今日幾四百年而子孫尚得綿延簪纓亦不絕世雖不得爲海東大姓亦可謂海東世族也今我子孫思先祖積德貽謀之大恩吾身不肯堂搆之罪各自刻勵毋墜舊業則豈非李氏之福也偁懲既往之失有志編譜上自同正公及於偁之身只書直派添入各代兄弟姉妹又書夫人内外直派并附于後畧成一譜以資考閱之便又欲備記内外支派別爲全譜而中世以上追記無憑今則子孫散處聞見亦阻勢難纖悉而隨聞隨錄脫藁不易勗哉子孫繼述不輟尚得粗成弁

兩譜繕寫粧績藏于家家勿爲虫鼠之所破勿令人借而不還當水火盜賊兵戎之際則背負以避使么麽毁巻之譜與李氏同存亡則豈特來仍免今日茫然之歎其於垂蒙追遠之道亦或兩盡矣皇明萬曆癸巳冬十有二月日十二代孫僴謹誌

瞻慕堂林先生行狀 葛川先生之弟也以丁丑十二月生後葛川十八歲

先生姓林諱芸字彥成其先恩津縣人先生六世祖成桂仕高麗官至朝請郎太常博士子曰諶奉先大夫知樂安郡事是生興威衛保勝別將湜於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千年宣務郎宜寧縣監祖諱自麻勵節

校尉司勇考諱得蕃成均進士性行廉靜操履端慤
爲一時聞人妣晉州姜氏末仁齋貞祐之後參崇殿
參奉壽卿之女先生以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二日丑
時生十歲而孤夫人見背先生自幼天質粹美而獨
於學甚督庭訓鍾勤年至十六七尙不分句讀然豪
邁有勇力又能射御人皆欲業武勸進士公乃授以
吳子書讀訖始解文理又授以孟子大全讀未半便
卽豁然於是盡取諸書不數年所製詩文與宿儒等
進士公嘗訝其有物云或曰業武藝脫倫投筆則功
可易成先生曰窮達有命何必擇術遂專意於學讀

書必窮其理而極其歸趣初不汲汲於舉子業是以雖占發解竟屈於南宮者累矣中年患濕恙多方調護晩歲常以景迫西山奉養無多爲念不肯離側遠遊每値令節良辰邀族友命子姪日陪杖屨採山釣水徜徉於泉石之間以養其志嘗託詠慈烏曰一哺歸來山易暮則先生奉養如不及之意亦可想見先生於兄弟姊妹雖未得同爨至於友愛篤至人所不及者多矣伯氏素不治家人産業頗至窮乏先生極慮措辦雖有餘力乎乃并至窮困又有仲氏未成家業而早世撫養其孤無異己出常經理指畫營建其

家俾不失業娣之在數百里之外者亦船往貿問殆無虛歲性本儉約凡衣服飮食僅取其蔽體充腸而對食必先蔬菜而後魚肉常戒子弟曰吾見世之偏於滋味者當大故攻蔬糲則鮮能守制而全生食飮可無節歟從事嚴明家政修擧雖不留意於農桑之務婢僕各勤其役契濶不至屢空嘗曰世之人不勤謀生則致家業之零替非徒仰事俯育之不克送終報本之禮亦廢而不擧者多矣可謂能盡其人道而能守其祖業乎彼以不義者固無足道如其義也有何嫌乎此則先生重祭祀養親而不失堂構之意

也先生於色絶不近嘗久居京城隣有美色倚門自
售故欲見狎先生視之若無見焉於酒無量若遇知
己卽倚酣遣懷或至熟醉而終無惰容每居閒撫長
短二琴而寄懷曰俯仰難堪萬古心知音惟有短長
琴其襟韻灑落心遠地偏之意可想先生嘗曰吾聞
人夢見死人不知其爲死以平昔待之云甚可怪也
吾則每見知其已死必以死人接之苟非定力之至
安能及此嘉靖辛酉丁外艱喪制一從紫陽家禮初
喪伯氏謂先生曰汝素多疾病歠粥不可久先生亦
曰兄以六十之年獨能歠粥乎遂相與勸啜疏糲而

循不食菜果廬于墓側身不釋衰麻之服口不絕哭泣之聲朝夕祭物必躬親執之時癘氣還廬抗禮不回而足跡未嘗出山門癸亥太守朴侯應順具實行牒聞于監司監司李公友閔轉奏于朝甲子 明廟命旌先生兄弟之閭隆慶丁卯夏以銓曹薦特除爲社稷署參奉己巳春移集慶殿始至慨念殿宇款傾卽囑府尹刷新之庚午夏又移厚陵是年冬又移慶基殿壬申春又移延恩殿三月赴職五朔日入直殿中偶自卜其年運之吉凶得惡繇出將理行未及而遘疾公卿士友日送劑藥萬方無效漸就澌盡坐卧

須人然見親友卽欣然談笑或至竟夕初若不爲沈
痾所侵困者疾革息庵朴相公淳劑藥以送先生曰
病已劇矣藥無所施然大人所惠不可虛抛强吞
下旋卽吐出是年八月初一日某時啓手足夕精神
不憒語言依舊急令送人于宋君大立托以措喪之
事又自命鋪席陳衣沐浴剪爪旋著衣服儼然就寢
而逝因以爲襲具卽先生之命也從遊文士金集來
哭備禮治喪在朝親舊各出賻物爲送柩之資又馳
狀於京畿忠淸慶尙三道監司殫力護送不十日轝
下故里九月廿五日葬于葛川社中山南向之原[illegible]

王考之兆側從治命也享年五十有六先生娶高麗侍中星山李萬年之後將仕郎義安之女內行益備貞順無違以此門中雍睦人無間言生於嘉靖壬午歿於萬曆甲午男長曰承順娶士人權汝謙之女無子女次曰承信娶忠順衛朴希曾之女生二男四女次曰承謹娶司饔院奉事盧欽之女生一男二女季曰承厚中乙酉司馬娶舍人丁熿之子縣監至之女無子女承順承謹承厚皆不幸早世痛矣先生天稟甚高氣質清明儀形端重操履安詳器局宏深趣味閒曠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其存之也虛而

靜其發之也果以確 動靜語默自有規度待人接物
一以誠款胷中無一點非僻之念處事無一毫矯飾
之僞俗慮不足以經其心外誘不足以奪其志其見
於容辭之間者粹溫而和平愼密而莊厲造次顚沛
而所守不變幽獨隱微而所操益堅有眞實自得之
妙而處之常若不足有超卓出人之見而視之常如
不及雖在流離阨窮而未嘗有慼悶之色矣其事親
也晨昏定省之餘朝夕奉養之具躬親涖視之必盡
其誠自始至終益虔不怠伯氏常待在側而先生出
供甘旨雖漁獵鄙賤之事亦必親與之不以寒暑而

或廢故家業雖窮而養親之物常極其豐裕至於時節亦必具酒肉邀親舊以供親歡而先生處伯氏窮不能辦凡應用之需皆自營備焉其祭祀也居處齊沐一準儀式事無纖鉅必盡誠敬致齊之日終日尸坐達夜不寐一儀或愆則悄然不樂禮畢無失則油然而喜至遇國哀常與伯氏出就外寢制盡復寢常恤問遺恩無不周吉凶慶弔禮無不備至於賓客往來伯氏貧不能自待先生必從傍迭邀或酒或食隨其有無常極其歡而人不見其迹矣至於鄉人之善者則樂與之友而亦無急合之態其不善者則雖甚

鄙夷之而必以懲艾開導爲先而初無擯絶之意故
彼雖不被其容許而無甚德意至如子姪輩少有所
失則必以嚴辭峻責之不少容貸焉其爲學也雖無
師友淵源之所自而得於家庭者實多故初若不爲
階梯程督之嚴而自有以異乎人之學之者矣平居
除定省甘旨之外或於暇時或於中夜退坐書室凝
神靜慮斂容執卷潛心對越思索經義如有所得則
或達朝不寐或累日不倦如是積久所見益高所得
益多信之篤資之深存乎中而爲一身之主宰發於
外而爲萬變之酬酢者無一不自學問中做出而至

誠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尤致意焉於書無所不讀而功力專在於四書近思録心經朱子等書而於易尤精其他天文地理醫藥卜筮之法無不涉獵而尤留意筭數之學兵家之書多有自許自任之重凡古書之舛錯肯綮人所難曉者輒爬梳剖析無不曉達而旁通矣嘗與伯氏論易伯氏以爲思索工夫雖古人莫或過之或者以朞三百凖天儀爲難解先生笑曰先賢尚能發揮於未形之前後學因其已形之具而謂之難解可乎居洛有人以易學筭數來叩者先生諄諄解示無礙奇高峯大升聞

之歎服其自得之妙云伯氏嘗語人曰使吾弟得志而有所設施則於天下事無不可擔當者而古人事業不難做得矣每有學者以性理之說請問於伯氏則必推之於先生而曰吾弟知之其往問焉平生推許之重蓋如此即胡致堂畏五峯之意也先生易簀前一日語兩孫承順承信曰汝等愼勿爲惡自古未有爲善而不利者亦未有爲惡而獲利者汝曹戒之又曰吾於敬義有所自得處將欲纂其要以遺汝曹恨未及果也又曰所居堂舍極狹隘每欲稍廣其制扁以瞻慕寵不能及乾云先生每言當今國不養將

將不知兵島夷山戎志在盜竊不足慮也設有紀律之兵當何以禦之深以為隱念曰談兵頗得其詳或有以將才許之者僴在京師嘗侍坐與友人語及代貨之事先生峻辭責之曰大丈夫立身當欲濟人安有見濟於人以謀其身者僴對曰斯言戲之耳先生曰戲言出於思僴赧然而汗先生與人言笑恂恂怡怡若無圭角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截然有不可犯者家居日與伯氏孜孜講論或至日昃或至夜分者無非古人為學之方而絕不為崖異之行以駭俗驚人故鄉隣徒知先生之孝友出於天性而不知

學問上工夫已篤於家庭墳菴之間及筮仕之後職務不劇常杜門清坐精積日久涵養之功晩歲益進一時知名之士爭來講劘咸服其學而師友之自是令聞日播都下籍甚以達於四方四方之士始知先生學術之高明果如是也早晩乗間往訪皆布衣之交而至權貴雖有素分足跡不及其門獨退溪李先生被召留朝先生累造門下從容問難及退居陶山亦歷謁信宿問荅退溪先生深加推重云先生之歿也朝廷士林莫不愛惜其才行之未及展布若假之以年而一陳所學於前席顧問之下必施其所蘊

則其於古人事業果不難做矣惜乎才不爲世用道不顯於時壽未及耳順齎志以歿豈特先生之不幸哉先生雅有高趣尤愛佳山水在東都登內迎山在松都陪朴淵瀑俱有遊錄且所過聞有勝地古跡皆歷探而行嘗遊紫玉山見僧舍壁間有晦齋手跡歲遝塵缺郎謀板刻以致尊慕之意云本縣之西有洞曰花林素以山水著稱先生嘗陪伯氏與南冥曺先生玉溪盧先生從遊焉吟詠性情談論古今從容信宿而罷是會也豈可以尋常遊賞比哉葛川西十五里許有蘆洞山水明麗土地沃饒初有築室之志自

號蘆洞散人厥後於距家一牛鳴地有田巖泉石最奇絶與鄉友子姪輩告太守許公思欽謀建書堂於其上爲藏修之所身在漢北遙揆其制日待功訖噫堂則成而先生終不得角巾歸来以遂其志可勝痛哉可勝痛哉白首紅塵鴒原復阻每有歸歟之志焉伯氏勸止黽勉從仕悒悒不樂者累年戊辰夏俾留陪于都門外私第者月餘一日拜辭還鄉先生次友人韻贈詩曰憑渠恐洒鴒原淚莫報青衫白髮長先生孔懐之情思歸之意溢於言外而一疾天涯竟不得與伯氏永訣出嶺路千里旅櫬跋涉反貽伯氏無窮

之痛幽明之恨可勝言哉頃年先生長胤承順氏叙
先生實迹謂儞曰自古名卿鉅公道德功名焜耀竹
帛而爲子孫者必狀其行以爲家傳況我先君晩忝
一命徽言懿行未著於時若無狀以記之一再傳之
後必就堙沒而吾子孫謾不知若考乃祖爲何如人
的矣且謂儞長於門下粗知先生之蘊請述其行爲
子孫求墓之資儞以不敏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而遠
離函丈今廿年餘其間學問之實言論之詳耳目之
所未及者亦多且蕪陋不文何是以模倣其萬一以
是爲辭者久矣噫未幾承順氏又從而下世雖欲辭

得乎於是乃以昔年目睹而行之大槩親承警語之若干叅之以承順氏之錄畧述其顚末而追思昔日步趍謦咳則悲愴哽咽尤不忍成書而姑叙其梗槩以俟他日立言之君子云萬曆二十三年乙未九月日表姪將仕郎前南部叅奉李倂謹狀

紫溪十六詠次朴監司啓賢韻　白巖

谷邃林深絶世塵此間端合卧高人幾年魂夢山中到面目今看揔是真　右紫溪谷口

崩湍雷吼注深湫千載神龍此泳游莫向遊人嗔蹴踏來窺非爲夜光求　右龍湫

碧玉溪流清且深昔賢於此幾登臨客來斜日臺邊
立山鳥聲中萬古心

右洗心臺

丹崖蒼壁挿中天幾代名區秘世傳一自先生卜居
後令人長咏考槃篇

右紫玉山

無復摳衣升此堂堂存人去感余腸當年獨樂尋何
處月白堂前溪水長

右獨樂堂

仙區豈獨武夷山舞鶴峰頭鶴去還直待天風吹滿
袖玄裳跨去倘同閒

右舞鶴山

七里灘應讓一頭風流不減被羊裘數椽亭舍人安
在嶺上閒雲春復秋

右溪亭

儘非魚也詎知魚物我須看率性初在古先生今相
國難将至味筆於書 右觀魚臺

臺邊陪賞趁芳菲沂上如從點也歸上下同流千載
興松陰坐久到天機 右咏歸臺

蘭若雲深不記年蒲團暫聽談天當時三笑成陳
迹窓畔尋詩獨慕賢 右淨慧寺

尋源步步轉幽深古樹千章擁後陰荷蕢秪今知也
未月明吾欲抱瑤琴 右澄心臺

巖回境僻少人行溪到臺前分外清為報滿山猿鶴
友重來容我濯吾纓 右濯纓臺

偃塞溪西翠幾重羣山低揖獨尊雄新名換取高人
象疊巘層巒仰更崇　右道德山
掃黛穿雲溪水東千巖萬壑若相從捫參安得峯頭
立洗盡平生芥滯胷　右華盖山
不受纖塵隔世喧流長覛接泗洙源微蹤若躡紅塵
路他日溪頭費夢魂　右紫溪
錦障層回蘸碧潭眞源到此更窮探嵒邊倘得幽棲
地雲與平分錦小菴　右獅子巖

效權應仁摘松雪赤壁賦字模得十絶　庚子

露白蒼江上山明赤壁秋杯尊樂遊客風月屬漁冉

天地一瞬耳滄波逝不窮飛仙挾不得詩酒托長終
吾侶漁樵子扁舟以洞天不曾知世變何用羨登仙
有客橫長嘯孤光上斗牛美人西望地歌怨一聲秋
歌舞曾遊地空餘江自流吾生葉上露人世壑藏舟
坐上盈詩友樽中酒不空一生長得此何樂更無窮
天地亦一物我生則有餘清風明月也聲色終皆虛
耳洗長江水襟清絶壑風世間千萬變一笑盡成空
山水縱橫地登臨興渺然千秋是風月燦酒問蘇仙
主人方獨酌有客來問余吾知樂吾樂客亦焉知魚
　摘鮮于樞所寫前後赤壁賦字摸作夏寒亭十

絕

造化觀無處潛從木上知聲來風動後色絕月明時

右聖峯春花

水落露正白風清天更高千山洞一色萬里見秋毫

右烽山秋月

返照明蒼壁波光杳接天登臨不盡興薄暮更悵

右滄溟落照

然斷江風過時明舉網餘一生謀適口非復是知魚

右鸛浦漁火

旌槊立千萬虎豹又攢攀疇驚曀龍起變化須臾間

右蟠洞驟雨

興在長疇草聲從絶岸風歸來衣不脫吹斷月明中

右前郊牧笛

萬物正寂寥何處來淸響欹枕夢方驚月在西山上

右凝寺曉鐘

日暮橫復斷風前半有無漁樵一生樂更有地仙乎

右北村暮烟

十里橫蒼翠山光望復明主人高枕處長夏雪霜生

右鐵呑晴嵐

西望岧嶤聳橫空小白雄千秋四時雪影落酒尊中

右小白霽雪

和仲鄰韻

秋山誰道勝於春澗綠嵒花更見眞自是遊人隨着眼仙山元不管遊人

次黃從事會元韻 甲午在江陽會元從事元帥府将向湖南醉別

朧盡關河客出西暮年風雪助悽悽或云風雪江陽客出西尊前叵耐別蕭悽未詳孰是他時待得兵塵淨洗道從前爲擇棲

悠然堂記

以物觀物者物至而能適其適以物觀心者心閑而遂喪其眞適其適也故無一其迹而胃裡天遊自不

改喪其眞也故倚著一偏而從他外物移吾樂從古
聖賢會得樂地豈假期待詠歸之興偶動於沂上而
堯舜氣像呈露於舍瑟之際簞食瓢飮不出於陋巷
而鑽仰精力欲罷而不能改彼春服也沂水也簞瓢
也陋巷也特値其適然而能安之耳是豈必於是而
助吾樂哉故凡樂之假乎物者強也非眞也強哭者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外焉故也吾友希之甫
背郭堂成扁取陶詩請記臭蘭要運郢斤嗟爾希之
子眞樂淵明乎樂南山乎謂淵明樂其天者乎樂彼
山者乎一賦歸來成趣則涉園而已怡顏則庭柯而

已備味或登東皐淸風只在北窓鷄鳴犬吠葛巾環
堵無一毫身外思無一點塵埃想觀物寓懷寓境興
感而吾天浩浩也其樂陶陶也無絃何趣趣在音前
山氣何佳不待招邀蒼然暮色入眼意會於象前之
際眞乎返適乎無物豈有心於要見南山者哉今吾
與子登子之堂則千尺龜臺去無十步於釣得萬頃
湖田黃雲四野於耕得蒼髥夾路四時一色夏又宜風
乎前溪水陰憂玉鳴瑤琴宜咏而有方宅之十畝多
愛文之曰易使淵明可作吾知忘言眞境不獨在於
歟携而歸田之作必先及於新數者矣今吾子樂淵

明而捨在近必蔽蔽焉遠取諸節彼無乃心為外鶩而樂淵明之山而已者乎主人曰吁吾堂適成而山仰之地古今相照然而不偏之以山名而必揭之悠然悠然兩箇字正淵明因觸照物真意自得處是在山乎是在淵明乎余曰然則子得之真矣至於侵晨帶月不獨鋤穢於寄奴之園其高風餘韻至今爽人肌骨是亦本分裏和而清底激出乃靖節之能事吾與子明月滿堂三弄瑤琴觴元亮於廣漠之野沖虛之館得千載下子雲當為之賀也上章困敦清和節

飽德山人白巖敬者書

貞敬夫人許氏墓誌銘 并序

判中樞府事 贈領議政文純公退陶李先生配貞敬夫人許氏墓在榮川郡東末巖里石峯之東麓而表碣久未竪夫人之孫詠道承朝命守玆土甫莅郡謀刻石徵銘於澐澐受先生教誨之恩忝許門介甥之末不敢以耄昏文拙辭謹按許氏先出自金海世傳首露王後中移于國城高祖諱惟新靈山縣監曾祖諱旅忠順衛祖諱元輔成均生員始家于宜春考諱瓚成均進士娶甘泉文氏司成諱敬全女以弘治辛酉某月某日生夫人於榮郡草谷之第夫人禀性

貞淑端莊淵靜司成公無胤子有二女夫人妣居長
温凊甘旨唯妣裕盡夫人生長膝下爲司成公所鍾
愛選所宜歸夙諳先生文行聞世將以爲夫人歲辛
巳以夫人歸先生相敬如賓至於以物授受之際必
盛之以篚而敬進居必異處家人見其不相親昵疑
其琴瑟不友久乃知之夫人事君子僅七春秋生二
男季挽纔閱月而夫人卒寔嘉靖丁亥十一月初七
日享年二十七從葬司成公墓側某坐某向原男曰
寯義城縣令寀早世縣令娶訓導琴梓女生三男安
道直長純道儒士早歿詠道郡守女壻二判官朴欏

奉常正金涌直長生三女郡守洪汝栗郡守琴愷進
士朴弘慶其壻也判官生三男成範文範景範景範
縣監儒士生二男嵲令永庠別坐二女義禁都事金
止善生員金是樞奉常正生五男是柱文科是樟是
楨是梣是相是楨生員二女裴尙益李廷俊郡守生
二男岐嶷嶷後直長為宗孫妾產有三女一男皆幼
夫人下世今八十有八年門無舊老世之張林之筆
閨範內則無由得其萬一竊伏惟聞先生勳早著佳
偶到暮境念不置其賢行可知譬諸幽蘭早殞香不
及聞遠而餘馥久不歇濡聞餘馥謹誌其梗槩繼以

銘銘曰夫人本宗肇首露裔胄鞠外家爰載生歲行
端令聞遠遊名賢貫咨齊歸日蘭殞芳年厚覃齊壽彼
蒼杳冥睠彼石峯虬虎互形龔卜其兆從司成蔵白
璧鏈彩更幾星霜山漾搴芝水流于東茫茫九原思
曷其窮有子有孫迺省迺尊琢銘貞珉過者瞻仰皇
明萬曆歲甲寅春二月乙未識銘

書鶴峯龍蛇事蹟後

右龍蛇事蹟亡友李魯汝唯所撰渠從事於公最久
故得公事實頗詳今閱卷中自公受鉞之初乃至星
隕之日片言一事與夫一時義兵顛末士類臧否旁

搜包括莫不裒載不特使公之精忠偉烈不至落莫於亂離之際後之秉筆而狀公行者得有所考焉隱然有野史之遺意眞鉅筆也第於其間不能無可疑處或有互略而反詳者有當錄而見漏者文金之敵讐一私怨也而屢書不一書安彥之大捷聳動聲也而無一字之及至如首事如捲津之朴廷琬募兵如星山之文勵靈川之金應聖之類雲布列邑皆公節度中人功不在見錄諸君子之下而皆闕而不著其餘褒過實疵損眞多不滿人意處噫志鶴峰事蹟乃如是耶雖欲質問而汝維不世恩公之麾下終始焉

者伯由從遝遠德凝室遠而無與論議而改正未嘗
不撿卷三復而噓欷彷彿若念知公者不獨汝惟從
軍事者不但一士且慮聞見之不周去取之或偏如
余之衰廢亦嘗聽公指揮荷公心知奔走行間出入
幕府耳目所及勝於傳聞至宜添削處輒標紙籤又
粘得謄藏亂離錄中尤功於公之事者數條逐處記
之旋見卷中曾有粘紙而隱括追寫處所見尤雜不
知何人所為恐後之覽者混視一手點圈以青華別
之以考異姑俟後日如德凝甫而取正焉倘九原可
作應知知我者有人而忽憾壬辰冬公在嘉樹手簡

中有志未就身先死之語和淚書之而還其洗馬君焉萬曆紀元之上章困敦大壯月日飽德山人白巖散老書于龜城之寓舍

題咸州志後

嘗見唐本建陽志載其一邦風土事蹟裒成數卷則一統志外又別有州府志可知吾東國郡縣有志未之前聞勝覽所載舉一漏萬荒濱絕徼雖有奇觀隱行世無表著之者遂使谷蘭海珠香埋彩沒豈博雅好古有不及中朝者乎我寒岡鄭相公徃在丁亥年間佩符咸州蒞郡之初慨然以崇祀典樹風聲為發

政第一事修社壇表賢祠飾旌閭無廢不興又念本郡溪山之秀地靈之美甲于海邦而文獻無徵乃招延儒士議撰郡志設局於官裏其凡例悉倣輿地志而總目有加焉山川古跡戶口田結人物風俗與夫士大夫墓碣誌銘靡不窮搜備載至於村婆賤隷行涉孝烈雖細必錄街談里諺事或可傳雖俚不捐其品題去取悉聽公裁定閱數月而脫稿命之曰咸州志於是環囿封勝覽數百載事蹟了了然一部中誠一邑之寶典未幾公謝病歸去咸之士民皆以未及謄出為恨辰巳之變郡為賊藪者迨七年擭地烟村

蕩爲樵土雲山水竹亦爲之慘裂設使當時寫置此
志能保其存乎幸惟寒岡萬軸顏公士友之力併藏
於海印寺得爲章述之終南西州之志亦獲尾全是
則天也萬曆庚子冬澐與公俱據官京師一日澐直
宿衛所公亦入摠府叙舊之際語及茲志公即出以
示之澐奉閱一遍不但天際鄉山宛在目中撫卷三
復多少悽感噫吾鄉雖僻在海隅百年樂土民物盛
居姑以吾山翼一里言之當時戶口之見錄者八百
五十有餘而今無一人還土者一隅如此四境可知
矧乎世家士族文物餘澤有足稱者一經兵燹禍及

松楸叢鬱碣鮮克保完後裔之或有孑遺者其於
先世事邈然無所尋獨賴此志之存而耳目焉者咸
曰某山某壠吾先墓所在某水某丘吾父祖所居往
迹先行瞭然若前日事桑梓之感首丘之思雖百世
之下油然自不能已使後之秉筆而修輿地採舊俗
者得有所徵焉然則公之於咸郡不獨遺愛於當日
能惠及沒世於戲其可忘歟其可忘歟竊又追念當
日撰志之士俯仰十許年零落殆盡目今在世者朴
齊仁仲思李偁汝宣李瀞汝涵數人而已吾亦當時
家食而閒或與聞之矣今皆星散異鄉簪盍無期他

時對巻與感當不異於今日茲將購紙謄寫歸其本而書于後以寓夫傷今思古之意云是歲之冬十二月上澣高昌後人吳漢謹書于漢城之寓舍

鄉梅寓興　　茅村

故園春逐客窓來庭畔梅花手已開繞樹令人鄉思動歸心飛向某丘催

咏白

玉蘂龍涎白青梢鶴膝長根移魂不涤猶帶故園香

咏紅

粉瘦輕寒質貞姿不自堪他山風雪屬卯酒未辭酣

次趙秀才示韻自註蒙示無金之什亦修縞帶之郭隱恨多矣今步其韻以博一粲且次許璧元帥之韻寄懷附後

喪亂年來親舊亡鄉關門戶慨荒凉多君排憤修先業許見義冠補 聖王

題柱初年志機應不在營身心無道路歲月自崢嶸謗逐青杉集愁從白髮生夢中休說夢何事不關情

志以道寧詩

惟人修正貴持志志一放來歸志躁存亡得喪儘兆此蓋由大道而深造乾乾終日復惕若念茲在茲恒惺惺終然方寸賴以寧回視六合方浩浩外物焉得

間其間耳目自不玩琢寶誰能先覺務引君萬古獨有姚太保深嗟後來甘自棄舉世何莫由斯道孫形十載志于道至今未灑心所抱潛心遺訓獨慷慨聊復長篇書小草

飛鴻閣謁楊龜山畫像詩

江南竪儒騁詭論大宋天下何紛義爲爲一一曰予聖鼓鼓盲俗何由聰非鞅佛老弄大肆仁義路塞誰發蒙元良故老莫能竭喋口只益懷艸艸龜山大人一分冠慷慨宜欲排姦凶推原禍本摘其姦伏蒲獻得如丹衷丹衷一獻天乃悟持此庶幾開盲聾誣民

元不減楊朱辟息詎下鄒孟功是宜冊青壽萬古求
使後學欽高風英姿繪出宛如昨燁如高閣臨青空
騷人千載奠一杯忽見斜日低飛鴻

簾賦

青防隔坐兮氣風露之不入户幃障門兮嘉內外之
有別斯制度之深意豈服御之徒飾睠堂上之有壼
晤斯簾之聲作體彼此之雖異用各宜於所適風霜
筠之細破飛紅線於縧綴量寸尺而維長稱心意而
疎密該玲瓏而齊簾含風漪而窣地珠光瓊彩之交
輝銀鉤玉鐵之相倚豈障蔽之獨便抑卷舒之亦宜

可愛花明之日最好柳暗之時通飛燕於高榭隔穴
鮫於低垂搖珠光於素月亂竹影於清風紛時物之
不一亦寄興之無窮王子安滕王閣上捲西山之暮
雨蘇子瞻杏花月下散餘春於雨後蕭蕭芳千家之
雨燦燦乎春晝之永静相對而寄幽懷幾輸吟而搖
咏吁嗟乎人心之好奇制隨時而各異或編羽而誇
異或織珠而耀視動微風於水晶散天香於鰕鬚掛
翡翠於象牙上金玉於珊瑚顧玆簾之有用豈徒事
乎玩樂揆制作之本意噫世情之漸侈悠悠萬古之
宇宙廑見一人之可取揭攢毛以招賢在漢武而獨

取簫韶畫而政理為愷之而一矣惟部寒於同昌笑鳴風於神室睐即物而思則孰蕭聇之是法邈余織簫而讀書幾年手口之不輟倘得進於簫陛獻激蕭之一說

釣溪卽事 獨村

釣木潺湲日夜鳴前流不息後流生病夫倚杖溪頭立物外襟懷一樣清

題許處侯江亭

春風湖海水淙淙兩岸桃花影倒江爲問武陵無乃是竹林深處吹開[illegible]

感懷

兄弟凋零我獨存白頭心事與誰言十年泉下無消息跼蹐人間幾斷魂

題伴鷗亭 亭在恭原景醼臺之東吾季父之別業也

白沙蒼壁繞庭除萬象森羅畫不如勝地待人寧久秘遺制今日趙君居

江從主屹海門通大野長沙一望中夜寂月明靈籟息繞邊唯聽叫雲鴻

納納乾坤一草亭長江渾浩更清冷倚看金鯽翻波躍仰見風鷹摶漢擲背肉名塲遺語寧當藏林壑避

心兵白鷗爲伴忘機事閒對花壇卧月明

次心要書堂韻

伊昔荒凉野草墟如今開院十年餘重回山水同廬阜萬卷詩書以石渠長霽月玲瓏蘿蔦靜光風披拂柳眉舒研窮時罷閒無事又何澄潭手自漁

立巖亭

高君今日占名區精舍新成闊歡浮百尺奇岩臨碧水千章喬木染清秋平郊渺渺横千頃遠岫蒼蒼拱一丘晩歲編茅頂上下白頭同伴沙鷗

控鷗亭

劒水東丘有石臺地形高峻隔塵埃溪雲無事淸風
散野鶴多情趂夕迴擧眼南郊詩思濶回頭東嶺玉
蟾開晩將身世甘蔵六不覺人間日月催

追次金東岡讃詠大笑軒韻

趙公吾盖友英邁挺人豪自許風霜節常懸患難逃
忠誠文北寺義烈李南朝推乃郭同城死芳名泰岳高

附東岡本韻

嶺表堂堂友心雄氣亦豪驚聞王蠋死肯作疊山
逃義烈扶人紀英風壯本朝平生談笑處江濶
碧天高

次喜靜堂韻 自註堂乃進士李訖所居而自號者也

謝絕塵紛獨卧斯半窓孤夢月明時心神已向閒中
靜志操寧隨物上移噓嵫春深羅萬象金城秋晩幻
千奇主人長對渾無動真趣何曾外客知

附喜靜堂本韻二首

問山何代立於斯山曰天開地闢時翠巘不隨辰
馬變丹崖寧與濟羅移巓風急雨難摧壁彩霧彤
霞謾幻奇徒倚南牕看更好靜中真趣怕人知

山曰胡爲兼在斯喜閑樵牧不隨時才無䏘倿難
子兒性有此愚豈得移落落自憐生計淡期期人

笑語吉奇椿堂問寢孫摩頂此外天知神亦知

立巖挽章

頭流一支東走來鎭作餘航撐碧君落祥雲瑞霧鎖不開孕精百年生人傑煌煌趙氏禀淑氣獜駒鳳雛綿綿出峨峨冠冕半州人世居巴山稱巨閥吾君生長富貴中早向詩書勤着力悲哉命與仇爲謀抱璞王庭終見刖生涯晩寄水雲鄕採山釣水甘契濶往在壬辰國運否海寇百萬紛馳突嗟余與君渡邑津分散蒼黃争草伏鄕園兵火久連天靡室靡家幾朝夕戊戌年冬賊還巢故國風烟愁寂寞已亥年春始歸

來擧目惟餘古城郭白首逢君各垂淚誅茅連舍儉
溪曲開中興味寄一局謂保餘生長享樂冲虛襟韻
絶塵想與物無爲生事拙那知不見數日內音容遽
向重泉隔驚呼不覺哭之慟半窓月黑腸欲裂潸鬢
錐白氣尚强豈意如今先我沒一箇閨彦孝旁人才
調無倫誰第一愛親毋誠出天性血泣晨昏餘病骨
雙眸欲枯淚瀲泉鄉里咸嗟誠孝篤有子如此有不
憂此日佳城可瞑目九原應見我父兄大羅何處同
才寸父兄如問我消息衰病年來頭盡白膝下艱難
保子姪僅得今冬婚嫁畢三兒登第一司馬可保門

户傳家業丁寧爲我善報道泉路茫茫鳴吊鶴龍華山下洛水濱一坏荒丘萬古宅松檜蕭森北風吹獨也君魂應夜泣卧病三月不出門數聲薤歌淚沾臆

祭李龜嵓文　桐川

嗚呼先生早擢魁科晩益好學淵源有自遠宗伊洛明體適用目中無全爲親焉外誠孝格天泣血三年眼有昏花辭疾不起如蒼生何横罹是非不較短長度量難窺千頃汪汪小子無似一探龍門擬將負笈聞所未聞嬰病卧床竟遠厥志景仰方深凶音遽至斯文已喪籲天無路庭闈病甚未暇趨吊襄事已過

亦未來哭情禮俱闕悔之何益聊備酒果無薦菲薄
不亾者存庶幾一格

己巳初夏自劍溪還歸安德時次舍弟克成別
章韻　　　　　　　　　　　　　望雲亭

悠悠離別水東流却恨如今赴遠遊巴岳雲深君獨
憶葛峯雲暗我添愁停盃但視雙親壽上馬惟期八
月秋况也臺兒情眷眷忍看淸淚滿雙眸

早春賞梅　　　　　　　　　　　栗軒

白白紅紅凍不開會稽淸節報春來憐渠冷淡閑琴
酒風送淸香入玉杯

次舍弟韻奉別望雲兄還歸安德

閒遊斜日俯清流相對琴歌作逸遊任學芳園李氏樂亭知遠別實老愁眠著綠樹陰如夏情倒離樽爽似秋想得今歸多眷戀有山高處可回眸

桃源主人送漁舟子 律詩

五更啼罷嶺頭猿曉日朦朧半石門歸路遙隨雲萬疊離情都付酒雙樽春光淡淹浮東野佳氣葱蘢萬北園擁抱異時多小事盤數今日為君言洞房非是神仙府姓字今從版籍論王闕九重常逸樂長城萬里築煩冤荒村不見人蹤跡青海猶聞鬼語諠春蠶

牛羊愁斧鉞冥冥鳩鵲脫籠樊架嵒鬱谷宮猶儉夏葛冬裘俗太歎日去月來忘故土年深歲久喜成村酒肴得必談朋友鷄黍烹當養子孫葉落花開知節序天明山暗度朝昏鑿耕不識君臣義生長猶知父子恩境覓囊衣冠秦日月客中談笑晉乾坤床頭既得論今古心上何曾較簡煩別語三盃情未盡村杠數步動遺蹤回看縹緲波千頃相對蒼茫月一痕歸去明朝如有意武陵他日覓溪源

留安德憶鳳城家累 巳亥秋 寓奉化 滬 立巖 八

留滯歸期晩思家夢[illegible]成陶[illegible]一夜雨[illegible]聲斷腸聲

贈別金丙和 丙和名中清奉化縣晩退村人己亥冬南下義城時贈此詩爲別

晩退秋霄月瀼樓夏日風開懷談笑處面戀別離中

附丙和次韻

我愛趙老子休休長者風別來思表範耿耿此心中

夢入飼溪 庚子冬寓居義城舍谷村

故園今夜夢惆悵恨難勝墻角梅花雪巖頭瀑布氷

贈別邊司錄 司錄名慶胤郡守以中之長子也

夏日萍逢欣若舊秋風雲散信依然明年想有南來事須及溪花未落前

附邊司錄次韻

勝界幽人俱可愛別懷秋日共悽然嶺南千里非

無地覓夢長回劒水前

猶子繫獄

猶子如何縲絏中鶺原回首淚無窮支頤默坐書空

字痛恨年來命不通

寄贈獨村翁

白髮年來共作隣手談相對劒溪濱問君何事蠻齋

上強戴儒冠更誤身 獨村公與居接儒生久留蠻舍故寄此詩以戲之

又贈獨村 曾與獨村李某看煎花之遊故句及之亦戲之也

凍雨霏霏酒石砭寒聲凄切入虛窓曙餘忽憶煎花釣知我慕才信必雙

盈德淸心樓仰次府軒 太父懸板韻 聯主倅李大期

白首漂淪客尋君到海城登樓愧自爽臨水意何淸樹老風生閣簷虛月滿庭 風生閣中庸所謂知風之自也月滿庭孟子所謂容光必照也 主人爲政處終日訟無聲

又

先祖鳴琴閣今餘我後城擁樓山自碧回郭水空淸題上塵埋字軒前草沒庭傷心追感處風樹動悲聲

雙岳亭 亭在善山高士品

兵後古荒村客来松作門鳥峰思冶隱鵲嵓憶孙雲江去三叉蓋山從白岳分一亭風味足萬事不宜閒

丙午暮春溪上偶吟

坐見三春暮蒼茫細雨天綠陰村逕外芳草野橋邊惜老開新釀傷時憶舊年高齋臨碧水登臨轉悠然

奉別望雲兄將還安德 己巳初夏

一歲三春逐水流弟兄談笑幾同遊連床和悅連床樂爾地相思兩地愁分袖綠楊鸎囀日成行黃葉鴈廻秋歸離豈獨增吾恨不耐情兒淚滿眸

溪堂詠懷二首 辰巳亂前作

身閒無事臥溪亭笑殺區區世上名好把釣竿歸未
早每逢樽酒舉杯輕籬邊竹叢叢碧岩下長流曲
曲清無物到心魂自爽剩着新月透窓明
白髮生涯守一亭幽居還怕世知名烟霞風月閒中
趣留與賢侯分外輕朝對遠山山遠碧夜臨流水水
流清此身自幸昇平樂每向樽前祝　聖明

題舍谷林亭

一亭瀟灑綠陰濃四面山光聳碧空斷續鶯歌林外
霧高低麥浪壟頭風孤村寂寂鷄鳴晝民物熙熙犬
吠中遠客登臨時縱目十分清興浩無窮

經亂後初還釣溪

白頭書劍困風塵異地飄零度幾春謀拙未能充口腹才疎難可任經綸歸園最惜年光老尋古偏憐物色新風月有期還作伴百年閒臥養吾眞

溪上尋春

東風三月釣溪頭與客携壺俯碧流縹緲雲山來醉眼蒼茫煙水入詩樓長郊草色迎風亞蒲樹花香帶雨浮惆悵十年流落客故園今日作春遊

溪堂秋興

秋凉蕭瑟動郊墟獨臥高齋興有餘魚躍溪潭風定

後葉飄岀逕雨過初百年行樂罇中酒半世襟懷案上書松菊滿階歷想絶夜窓猶見月光座

立嵒挽章　　鵲溪

同閭同業又同源偲切相將四十年暮境更期雞黍約遽分生死淚如泉

五賢從祀後有感　　安大丘

文明今日五賢尊正脉由来有所存白日青天千萬古君君父父是誰恩

過晉陽城憶金鶴峯賦

僕本恨人慷慨不歇宜念古者抱忠而殁睢陽之巡

遠豫州之士雖尚能淚志士於千載況當時在人耳目想像乎儀刑駐一鞭兮晉陽城云誰之思鶴峯先生嗚呼先生眞箇萬丈峯孤鶴平生直道疾惡而激濁立朝幾年垂紳而正笏壬辰變千萬古所未有公乃持招諭之節凶醜捲地而虐焰滔天非先生孰可以收拾得一生於萬死倡大義於宇宙當是時也天地鬼神亦爲之感動其於激人乎何有同東夔之此心者莫不投淚而應募凡有血氣者咸思討賊是可見人心之難誣天理之未滅 王曰予嘉汝忠汝其巡察乎南國拜稽首兮天之此益殫忠而竭職向白

日兮心耿耿孔明死而後已堂堂正正挫兇醜之氣脈復指日而蹶冀吁嗟乎吁嗟乎出師未捷身先死雲天暗兮江風吹士卒之哭聲如雷豈但使蜀婦之盡鬒山川草木皆含哀先生之魂騎箕尾而歸上天先生之氣作山河而壯南州有客兮來過憶先生兮悲不收安得酌汨羅而為酒慰忠魂之所埋雖然先生不死以一州之力猶得保障乎江淮先生既沒合四方之士未免一城之陷沒固知先生之生與死在彼天而非人力悲歌兮數曲有淚兮一掬

鵠不浴而白賦

若觀夫鵠之白乎天賦之形天與之色謝人世塵全
自然絜夫孰云皎皎者易汙雖不浴而亦白爾乃羽
族中一物何獨保此靈質朝三湘兮暮七澤任天放
而鶴鶴霜毛無賴於滄浪雪翮何由於刷濯豈其有
他故兮曾不變其所賦白兮白兮載濁安可以汝汙
振之而發九萬雲霄超然而度三千弱水俯視飛喙
堪笑飢鵶反以觀乎吾人初莫不稟明德當其寂而
入動白自生於虛室是不浴之一鵠顧何勤於澡雪
縱難仰江漢以濯亦可望撓之不濁及七情之莫禦
靄白日之翳空長夜茫茫靈臺晦塞悲絲幾人莫黑

匪鳥宜反其初性豈然乎嗚呼白與不白天理人慾可以人不如鳥乎空賦鵠而嘆息

次空中樓閣賦

子不知夫空中樓閣乎離婁之明無所施其繩墨公輸之巧無所用其畢攴倚太虛之寥廓圍混元之氣暢基本自無極太極樓閣况有象無象墻廣幾乎數仞豈及肩之可並強名之曰空中非俗人之可狀余十五而始聞至今白首其未訪恩昔杏壇煙沉陋巷草盛奎星千載詷開門爽誠意關復開乎濂洛洙泗之淵源深長知歸宿之有地兮驗元氣之不喪升其

堂兮入其室向既倒之狂浪天君更命乎一閣作世代之景仰却是出人間乃居人世上陰陽運其材宇宙爲樑搩拱靈臺兮雖可尚千門萬戶次第開天光雲影之可賞無名公兮爲主翁揖氣像於蕩蕩太和湯兮打乎窮學海之瀁瀁蹋天根於足下探月窟於手掌求水面兮風清到天心兮月瞭遵孔聖之正路對堯舜之儀像邈無中之含有超俗子之塵影三十六宮萬物之皆備不舍晝夜逝者之演漾花似錦時高閣望風輿雞竟駕風鞭霆歷無際浩氣其壯體仁斷一而全德制氣率而收放風花雪月範圍於一樓中

盈虛消息盡歸於晷領陰闔則歛方寸而光蔘陽闢
則彌六合而寬敞誰知隱然之高閣抱一氣之生兩
許君親見伏羲來萬象森羅而昭烱行不由乎曲逕
詎措直而舉枉萬理明盡寸雲無得以蔽障直達天
德幾多蒼生之屬望杜宇已鳴於天津空弄充而養
靜慨時君惟宮室是崇民孰曰庶幾無病玉清宮神
霄宮萬歲山之殫民力者若尊此閣而極其廣有臺
池君誰與樂遊矣哉雍熙之時政撫擊壤之遺篇想
皇變之不讓吁嗟乎一朝無主更誰賞乎此景畢竟
家天下付諸醜虜君子之不幸而小人之幸嗚呼河

圖一出道脉井井琴空寶匣寥寥遺響文明宋日有
閣凌壤瀛溪明道伊川橫渠大柚先生一時斯閣乎
來往豈自家之偶成傳上若之玄聖無是人則未可
登斥百家之邪妄猗紫氣之出井益修之而期永有
是哉形容四字爲後學之宗匠閣萬古而不墜孰云
今也則曠蓋非人之攸作乃自天之所命添風昌雨
莫之搖此閣青天白日掃一點於明鏡哀余生之汙
下没所賦之明性仰高樓兮難可攀志微卑而嘆咏
然一脉之可尋闡築址之由叙曰勉循而企及免土
墻之面向庶可窺乎門籬得就乎會衆理而爲之屏

然後爲內聖外王之學於吾、君俾邦本無抗撓之
危有盤石之靖也

六十化賦

驗無窮於進德由有改於知過襄確至於甚矣道未
見其止也聞尚化於六十知有範於千祀是爲山之
九仞豈虧功於一簣美君子哉人也實大夫之賢者
學初託於已克亦行務於過寡[illegible]傳實之即改非吝
有之自晝功既達於有餘力何患或不足之若未及於
撿身如不能於遷善忘余老之將臨冀余質之盡變
悔有過之昨非覺從善之今是道爲至於朝聞身固

可於夕死懼未信於吾斯誡何有於我哉過與化而
俱往善遂新而方來旣無倦於一日宜有化於六十
同變化於天道到聖賢於之域縱不及於無過亦可
幾於不貳憲上聖之難得伊學知之亦貴然難勉於
年富孰自強於身老精神衰而倦勤血氣弱而昧道
猗賢哉之伯玉嘆允矣之君子年百年之強半心一
心而勿二宜夫子之稱之發深嘆於使乎余大觀於
今世庸有同於古人尚無聞於四十況能化於六旬
咸自發於中途竟同歸於下愚曰余生之縱魯亦天
賦之同得嘉衛武之一戒服南容之三復庶改有之

勉無與遊氏而同適

設壇拜將賦

大哉漢高之拜將也一代殊禮萬古無過設行壇中
置三軍左右自古拜將者非一胡爲乎禮也所當吾知
設壇之雄謀必如是後克當嗟嗟當日龍爪天地何
時可定之紛紛名字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得君而
求試著有人方趑趄展也抛之男子惟則[illegible]可哉
有爲盡歸來乎仁義然未遇矣虎嘯人亦知[illegible]之
古將何處杖頭壯略國士無雙知者相[illegible]一信
之返天欲成夫漢業大丈夫不用則已用之則非大

將不可顧隆準之真主實輕士而善罵禮若同於諸將夫豈可使留也況受辱於胯下曾見笑於一市倘不設乎異數固難鎮乎衆志乎以命兮一壇禮其人兮拜之彼何人兮碌碌謾相顧而無希覓一軍之大驚燕雀安知鴻鵠昔身編於伍卒今位在於上列時乎哉得意之秋抱雄圖兮何待定三秦於一舉成大功於五載信乎拜將之日可知天下之一鳴呼天生豪傑之主必錫豪傑之臣固知非常之禮乃加非常之人觀後世抱才而悒悒視設壇兮何若獨惜乎鳥盡弓藏竟未全其終始也

天馬老能行賦

覽駿才之地用悟神物之天生既少壯之異常寧老大而難行故身衰於一夕尚志思乎千里嗟渥洼之產質實房星之鍾氣澤文彩於雨露資格力於雷風卑漢帝之紫燕陋叅皇之飛鴻掃千群於宛西空萬騎於冀北偉逸氣之凌厲起壯志之卓越踶發玄圃之星影没崑崙之月欲無強於行地期有媚於馭日何身世之蹭蹬奄菁華之遽忽懷壯年之長風驚歲暮之寒霜然筋力之不衰尚氣骨之能強非管子之請釋異田君之顧贖鄙駑駘之齧齕笑款段之尫瘠

身苟遇夫一顧價應增於三倍可騰驤於八荒疋超
越於四海生風雲於步下起霹靂於嘶中造王母於
瑤池訪廣成於崆峒無王庭於漠南有繫頸於越東
信能行於既老詎無用於已衰噫寒風之未遇慨伯
樂之不知世皆喜於壯齡時孰貴於老齒縱餘風之
壯哉奈身老之已矣何天衢兮長鳴望日邊兮永嘻
豈神駿之獨然在人傑而尚爾稟出類之雄才抱致
遠之大器才豈止於百里志固在於一試身半世之
虛老心萬里之遠遊或白駒於莘野或匪熊於渭濱
見聘幣而來商聞善養而歸周庶踴躍而被甲馬矍

鑠而攙鞍馳壯氣於東胡騁雄心於南蠻始雖失於東隅竟能收於桑榆哀老杜之羈縶困長途之崎嶇病欲蘇於秋風心尚壯於落日賦天馬之一呴激志士於千億若有人兮人中龍撫餘音而歎息重曰天馬兮天馬虎之脊兮龍之臆必不試兮老能行吾嗟爾之爲龍千金市骨人何在日暮長悲野草風

大會孟津賦

大哉孟津之會也下以順乎元元上以應乎赫赫臣三千而一心國八百而同德自古兵革者非一吁嗟乎有若時雨德雖愧於揖遜心實符於義擧際魴魚

之顛尾籛玄鳥之運訖君不作於六七受淳罪於夏
桀天之方蹶可哀匪民乃眷西土西方羨人豈不欲
三分有二述文考之服事坐觀政罔有悛心予不得
乎不已於焉不順厥罪惟均乃告皇天遍于羣臣自
鎬京王于朝歌孰不曰商罪可伐濟濟何處彼河一
曲天時孔合春王正月桓桓士卒望受都而虎躍赴
赴老將指商郊而鷹揚黃鉞耀日白旄凝霜稱爾干
戈比爾戚揚洋洋一水其會如雲近而來者友邦冢
君遠而附者庸蜀彭濮壯矣哉不可尚已自古帝王
出師以來未之覩也遠邁夏啓鈞臺之大享近光商

湯升陑之誥賞顧不可以無誓勅西土而聽命有道曾孫將有大正予豈獲已天命人心苟一毫有伐殷之心有河水之其深戒爾有衆無敢越厥六軍同聲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非以臣而伐君誠獨夫之荒淫於是天人一心風雨協力驅馭馮夷叱咤河伯河之水若有安其流天休震動見白魚之入舟和氣已凝下洗兵之夜雨誰知應天而順人由此河之一渡尚桓桓如熊如羆不愆乎六步七步笑前徒之倒戈彼如林者何補有征無戰王者之兵一戎大定會朝清明洗雲熖於宇內播仁風於九有兵無待

扵再舉民自安於一怒斯孟津之大會孰有競於眭
武嗚呼孟津之會天也人也苟非天而非人豈欲會
爲其可使當時不有此會擧境釜炭之誰濟一誥湯
書可見弔民之志三篇泰誓是知伐罪之意聖何心
於征伐天不私乎有德雖然有武王之聖而有商受
之惡則孟津之會順也非僭也非武王之聖而非商
受之惡則孟津之會僭也非順也彼後世之所謂會
者僭耶順耶吾不知其然也

學而優則仕賦

余觀夫古之學者治人必以治巳致窮養所以達施

修天爵人爵自至苟不吾斯之未信吾知夫賊夫人子賢哉閔也之立言學必優方乃仕嗟君子抱負之至大藹然萬理之咸備若不能求則得之是自棄而自暴矧天之生我一身澤加民於得志舍不優方使治民豈云從政乎何有肆古人先學乎所學之往哉而自守年十五始有志方曰今始仕於四十窮格物致知之要盡修己治人之實學旣優優其大哉達可行於天下然後吾將仕矣以先覺覺後覺也萬代皆在民度内豈不綽綽有餘裕信乎學古而入官方可云所學不負噫君子其學其仕非衆人之所及窮則

顏氏之陋巷守顏氏之所學達則伊尹之幡然布伊尹之所志學之未優浮離開便仕不仕學之既優啟築夫爰立作相起經綸於心上由有素於求養夫何小人之昧道般紛紛趨利是蓋不爲己而爲人我不知所學者何學彼皆曰何必讀書纂子張之干祿鄙夫難可與事君祗以速累而招辱余喟然吾於斯歟嘐嘐然古之人服古訓而有獲知不欺乎吾身使他日吾學之有餘吾將釋耒於莘野也重爲箴曰君子之仕學優而仕小人之仕不學而仕嗟嗟小子汝爲君子仕毋爲小人仕

禪劍鮑信形賦

大丈夫稟光岳正氣死無愧於天地曠百代尚可相感劍當年之親覩羨哉奠劍之一事千載下死而不死堂堂鮑公男子中之男子生丁火德之運衰吁嗟乎北風其凉幾年身相於濟北期與國而同亾痛黃巾之猖獗勢孔熾而難遏夫孰有敵王所愾爭鼠首如不及備若人之忠憤礪素志於介石非不知力盡而兵疲曰有一死而報國嗚乎仰天頭上漢日嗟爾將士與子同仇舊義膽而慷慨攢壯氣於霜秋已矣哉強弱之異勢天日不照余忠赤事已至於尾解壯

士死兮山河裂風雲兮動色宇宙兮含悽傷心白骨兮何處荆草斷兮寒月苦然當時面目之在人胡寧俾也可忘盍遺像之是刻表不世之忠良縱儀形之非真人所慕之在此于以命兮公像豈但畫像之可比爰是羨而是祭足以慰九泉之忠魂信歲寒可知松栢冝亭亡知亭存指之曰表忠之甚塋吾知其魂兮歸来自古死者非一何獨使余興懷至今荒草平秋幾過此而敬吊安得斬萬古不忠之徒懸于墓兮爲後效也哉

進學在致知賦

千萬言聖訓何從大要只在於修業浩浩道下手底處工夫當先於窮格故君子不學則已學之則必致其知奉河南之詔我悟入道之良規嗟吾人萬理之咸備求在我則得之苟不能學如不及是所謂遊騎無歸然徒學不思則罔吾恐進步之無地肆學者最初用功窮事物之極致試觀天下之萬物有是物必有是理天地吾知其博厚顧何由而博厚日月吾知其高明致高明者何道子何以則盡孝臣何以則盡忠推之以萬事萬物皆有理而可通我欲知斯可知矣夫豈遠求諸物宜致思如掘井務深省而會得物

何物而不格理何理而不索念念提撕存此心於
靜一件件令嗄徹窮此理於思辨無全牛於眼底應
萬事於方寸既理會之得多心自至於透徹觸處之
無不洞然亦安有夫扞格然後知而極也學乎何以
不進信乎思則得之君子胡不自警彼誠正修齊之
道舉由此而上達思曰睿之作聖又何患不到地域
噫生知非聖難知孰不學而則獲田也之聞一知十
由默識於知愚曾氏之真積力久明吾道於一唯脩
為學不本致知其學也學其所學步山谿之茅塞吁
嗟乎今之學者般紛紛買櫝還珠吾未見其進也曰

余非曰能之援古訓而自警恩致知亦有其本必涵
養而用敬與哉乎吾黨任諸賢於斯而竊嘗識曰君
子必學學而後有君子之思心之官則思致知進
學夫豈二規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王若曰建官策

臣對臣聞周書周官之篇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
其人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旨哉訓也實萬世人主
之龜鑑也恭惟　主上殿下承丕丕之烈弘一代之
規作君作師關雎之意斯義有典有則周官之法已
行猶且惓惓乎施措之失宜憫憫乎治教之不古繩

運宸衷可也而疇咨于百僚百僚可也而廣詢于多
士大哉王言此非蒙食之臣所與聞也雖朕十年館
經願聞顔淵之邦百官圖進濬喙仲淹之憂伏退衡
門節屋空仰今也才選蜜殼獲列廣庭臣若不言臣
則有罪伏願　殿下勿以人而廢言也臣伏讀　聖策
曰若稽唐虞止先王之遺意歟臣奉讀再三不勝隕
越于下臣聞天生下民天不能自治付之君而治之君
主乎民君不能獨運選其官而任之是以有一代之
王則立一代之制立一代之制則與一代之治在位
在職而天工人其代之有守有責而爲政在於得人

噫遠官之意豈端使然哉姑就 聖問而歷陳之則
唐虞之官百夏商倍之周監二代其數又夥豈不以
制度寖備簡繁隨時而蘇軾所謂其勢則然也歟問
職掌之數兼攝之詳臣有一說焉孟子之時載籍不
火去古未遠班爵之制已不聞其詳一介愚臣去孟
子今幾世而可得以詳說哉一部周禮可知其詳畧
若夫當時若采免聾之人則臣隣濟濟百官師師於
斯爲盛矣唐虞既遠三代云邈惟彼狂秦事不師古
漢氏繼之大抵襲秦紛綸改作粤自達元曾不重興
深懲前失從約有官有由然矣唐之興也亦異其制

名號稱秩損益因時夫何大略踵彼亡隋如文散武散之類斯可見矣太宗才智之主也終不能革亂世之陋爲治代之制臣以謂此太宗之所以止太宗也貞觀之制員過七百開元以後漸至累萬原其濫冗實於先賢所謂輕宰相之體寔非可法雖多亦奚以爲至於有宋訓廸厥官三省四監之並設六府九寺之共建以至廿四司名則然矣雖然宋朝家法失之優游存名廢實譏亦能免嗟乎三代以下臣不欲詳之則漢唐宋之建官定制臣不知孰得孰失也鴻惟皇明建極中原設官規模固已夐出百王基命體

統可以垂範于千齡良由太祖高皇帝高世之見創物之智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詳其憂之也深故其定制也密監漢家而擬其權綱維於是乎不紊監唐朝而著其負職任以之而共理忠信厚禮所以勸大臣也節祿之制又非宋代之可比而神謀遠算何嘗非斷自一人之衷以定百王之制乎歟而聖人之治必法古制則其曰六尚書者非九官遺意乎其曰布政司者非十二牧遺意乎聖天子制作必有所受矣臣伏讀 聖製曰我國家官職之設止復見歟臣奉讀再三不勝隕越于下臣伏以惟我東方壤地雖

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任官授職誠不可不謹也肆
我　太祖立經陳紀遠師隆古近倣天朝內則公卿
外而侯　規模纖悉制度備具承以文子繼以文孫
賦而法久則弊弊生則徹今欲深識唐職之繁以省
漢官之冗則有違百年之成憲動搖一世之人心今
欲周家之官威襲先王之舊制則才難有發於古語
乃僚難盡於顚簡此固輿論之不一者也嗚呼官不
必備而政由俗革則二者之論必有變通之道矣惟
我　殿下臨政願治年紀十八三年有成已見其效
必世而仁期過其半凡百設施必欲師法乎古猷有

所注　措致皆允合乎時宜我朝鮮雖曰舊邦建
殿下其命維新矣奈之何事有宜於前而不宜於後
者法有行於古而不行於今者置器焉者皆是作爲則
輒枝葉制乎泛泛焉循習玩愒則空費乎時月冗其位
而官不得其人尸其職而不稱乎其服明王之作千
載一時而世道之降如水益下宜　殿下乙夜丙夜
宵焉旰焉之不暇也一國臣民孰不拭目觀化而當
今事勢一至於此臣實痛之嗚呼法無前後百王同
其法度無古今千聖同其道王欲行之則周官制度
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乎臣聞宋儒程頤有言

曰必有關雎麟趾之美意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然則

殿下法度之行猶未及於周官者豈非 殿下之美意有不及於關雎麟趾耶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誠願 殿下上以唐虞三代爲法焉中以漢唐宋爲戒焉近以 皇明始亘我 先王家法爲之法焉官額過多則不拘於成憲而省其冗大臣在位則亦當遵舊制而盛其官有所不官官之則惟賢也有所不職職之則惟能也臣鄰協恭魚水一堂則周官法度安有不行於今日而任官惟賢之美不難致矣伏願 殿下體念焉伏讀 聖策曰子

諸生止予將親覽焉噫雖大舜之好問周文之包言不如是也臣學昧經世才乏達施何足以奉大對乎雖然初見君父不敢有諱則臣請就 聖問中省冗官一說更籲其餘意於篇終可乎 殿下以今日爲何如時也西北之空虛雖極而東南之民力已竭足兵足食之道束手無策廷議紛紛誰執其咎如此而徒拘成憲不省冗官則兵食何由而可裕民力何由而得舒此非愚臣之臆計也先臣李珥亦以省冗官爲裕食之急務伏願 殿下深思焉臣謹對

重修鄕案序　梅竹軒

吾郡古五伽倻之一也方丈一支東洛洪流蜿蜒爲渟浩焉爲襟爲帶而清淑之氣醲靈凝精自古將相人多出焉郡之大姓望族曰趙主姓也曰李載寧也星州也驪州也仁川也其一亦主姓也曰安順興也廣州也曰魚咸從也曰金善山也蔚山也曰吳高敞也曰河晉州也曰朴密陽也慶州也其他姓氏不暇盡舉而皆大蕃衍名卿鉅公相繼輩出故地雖濵海而家絃户誦俗尚禮義風傳淳朴朝野咸以士大夫鄉稱之則宜鄉射有堂而歷目有案也第以邑中人物其麗甚夥玉石不可以同櫝薰蕕不可以同器則

嗟之遺録容可已耶有案藏諸鄉射中古為回祿所
失而重録之上庠朴公德孫序以書其顛末且繼絶
簪纓之族東成一大卷衣以錦編以鐵而鄉大夫趙
公應鄉亦譜擧鄉之族並藏而與守之堂在東門外
狹隘不能容隆慶壬申大而新之敦治其事者趙公
庭彥趙公城也每年春秋大設講席少長咸集序以
齒不以爵禮義雍容 衣冠整肅皆倣呂氏鄉約而為
之不幸壬辰之變案與譜俱亡使二百年祖先名位
遺跡一朝失墜嗚呼痛哉丙申年間 詔使駐釜山
兇賊穴海隅于時安侯沃鎮撫于郡西防禦山之下

有四王鄉老相與語曰亡失鄉案文獻無徵吾邑最
人若一朝就木則耳必子孫何以知先世之諱某爵
某何以知先世之系出派分亦何以知吾州人物之
盛衣冠之美也重修之責政在於是使吾仲父嘗其
事而消日謀會補師傳李清州諸公暨吾先君皆往
焉相與追記今古歷目列書其次而所發之中死者
多生者少寧不痛悼也哉時日搶攘姑爲草然以待
事定丁酉秋賊再動李君夔章實藏而全其案豈固
神明扶持其有待於今日者耶丙戌冬罷退己亥春
遷鶴田翔[illegible]松楸人子之情豈待有此於顧[illegible]及

其役而安厝也則諸公又相與語曰情事已伸窠亦可修方謀成籍而不幸先君奄忽先逝人皆謂鄉失蓍龜殊無樂意而在世之人聚散亦不一清州公在晉師傅公之洛雖欲爲之誰尸爲之今幸清州公來莅檜府仲父謂李君燮曰清州公在近君亦爲座首君其勉旃以旣厥事於是李君慨然往議于清州公始克成其籍若非吾李君誰能任其責而勇於成乎

嗚呼吾南乃 國家鄒魯之邦而吾邑即鄒魯中之鄒魯也奉展此案某人居是邦某公居是邦某也某之先某也某之祖其禮義之隆文物之盛至今在人

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則十年賊窟無一人背義而附賊者殆亦吾儕祖先遺風餘韻之所及也歟噫 國朝以來棄之流傳凡幾歲矣一不幸而火於中古再不幸而亡於壬辰中古全盛之時非無曉暢古事者而重錄之際不無遺亡之患況今板蕩徧方人物百無一二則乃謂曉暢古事者豈易得哉幸我二三諸公通慣古今而重述之自丙申至今凡八年之間將興而旋廢幾成而復毀僅乃成之則玆齋之脩似不偶然而不幸之中又有幸者焉噫物之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自今以往安保其永傳不朽也今人得

一金玉珎翫之物猶知愛護而襲藏況此案何如物
也子孫藏守不朽之心將無所不至矣昔蘇子瞻以
先人所嗜之畫托於浮屠閣以藏之意欲使之傳之
無窮此亦孝子慈孫之心也況今此案則非辰畫比
也鄉射非佛閣比也與守之人亦非浮屠者之比也
則陵夷遷谷未變之前亦安知幸以傳而不朽也惟
願風憲諸公器而藏之寶而守之如遇水火盜賊則
背負以避勿使有前日遺亡之患且營一堂復脩昔
時講會之規則豈非吾鄉之一大幸也其勉之哉案
之將成父老屬余作文以序之余以後生不知顛末

且以文拙辭之僉曰不可其敢不承 萬曆癸卯十一月日鄉生星山後人李明志謹序

客舍上樑文

桂棟厄龍蛇之歲物幾遷芳星幾移虹樑駕鴻鵠之經畫已飛芳鳥已革恢拓百年之規制聳動一邦之視瞻嶺封疆爲東南之雄巴山水居晉國之右餘航鎭峙乎南境方丈一支鼎津經帶乎北疆洛水同流生童紫丘之屛列碓岳蓬山之雲回伊玆宇之正基乃一邦之勝地獅繹豪傑之藪將相接武磨肩甄㡵鄒魯之邦絃誦盈門閭戶雞鳴狗吠之四達鼎食靈

傑辯成都邑之儀容来汝衆工可始事而趣役訊彼故老已不謀而辭同落梗楠於雲中萬牛回首盘山重齊龍若斲於日下千斧翻錐霹靂飛仍基於四會之躔授規於三農之隙要已得於識務役不煩於踰時突兀瞳朦乍明乍蒙太古元氣之盤結巃嵸顛沓若冕若繫天閶地門之開張金娥納月於璇題彤閣架霧玉女攀星於網戶青廓隱烱雙虹飲[illegible]宿之河六鼇戴蓬萊之島高欲擬於日觀麗譙詡於海樓順陰陽之往来閶闔寒暖列岡巒之體勢吐納風雲宣化觀風東佳皇華之節飛霜驚電西展孤帳之經呼嵩

之雲屋穹窿草檄之蓮幕窈窕背星山之嶆嵂面羊
腸之彌迤千畝脩篁東呈淇渭之與一帶流水北浸
鄭白之渠青山白雲粧桃屏會稽之形勝彷彿碧桃
紅杏盡村塢朱陳之風物依俙入檻霞生訝扶桑之
曉近逐溪花出認武陵之春澱通三島之瑞光揔百
里之和氣深秋簾幕千家南境僻山多落日樓臺一
笛風天高地迥月出光通咫尺遠桂影婆娑於碧牕
雲表氣接眉當長瑞靄霏微於粉壁奇詭萬狀元暉
之所不能盡圖景致千般王勃之所不能悉序實爲
臨民出治之所豈云遊觀燕喜之場盡角動江城認

得太守之薦任白衣隊鴈鶩知是羣吏之趍衙稅之
斂賦之权關萬民之休戚怒有刑喜有賞主一邑之
勸徵位既尊於具瞻仁豈溥於一視效卧閤而推眞
化念之在茲務富家而飢其民將焉用彼召爲父杜
爲母已相望於往時宓之琴河之梅豈無繼於來日
春臺壽域庶從今而優遊空圄措刑可復古而興學
李相國之記墨何處吳諫議之序文難尋愧之江郎
五色之花莫催梁客三聲之鉢強綴蕪語不必覆李
安之衾畱作後觀未應數奇卿之筆擬資六偉乃置
雙樑抛樑東曉開瓊戶吸天風平明日出扶桑外萬

縷形雲眩眼中抛樑南千峯曖曃入烟嵐朱欄畫罷
蓬壺爰山雨霏霏灑碧江抛樑西平看方丈影雲低
冷風瑞氣遥相接青鳥飛來檻外啼抛樑北大野長
雲連斗極紫宮迢遞望中迷心逐江波流不息抛樑
上金烏玉兎閒來往烟光雲影共蔚鬱萬古餘稜空
敞朗抛樑下簿領雲堆無飲射窓不月明簾自滾無
春無夏更無夜伏願上樑之後風淳古俗朴無噴
亂翟畫飛含和聲於玉軫仙鳬朝暈照彩影於金輦
雲牕曆霞直期億萬代風雨不動壁户倚日大庇百
千人耕鑿無飢無寒得爲魑魅魍魎之鄉永保得衣冠

鄉賢祠上樑文

人倫東國英烈蔚生於地靈廟貌南州禋祀宜崇於天爵輪奐煒其如彼文明煥乎在玆風土楚南人物冀北金羅國千載上繼文獻之無徵巴山郡百世中幾豪傑之有作圓冠方領爭歌鄒魯之風銳氣英聲丕變賓渝之俗屬龍蛇之焦土慘烟塵之漫天蟻夢忙於槐安鶴影孤於華表雖今日零落之殆盡民物蕭條尚故家風韻之餘存俗化淳厚山有輝於玉積草自香於蘭生邑苟無人胡能若是然不有俎豆奚

芬之祀崇奉自今無以使亦德忠義之儒顯揚傳後
肆閑尊師之道以敎貽四之光恭惟迂拙子朴先生
降之輔於白雲探道腴於黃巷遲杏國之紅雪騰躍
早於龍門穿桂巖之靑雲聲價高於鵬路氣節搖山
岳俊骨潛寒於彈文風霜動晃旒悲心自沮於直說
經綸未展久棲棲百里之間夷險不渝竟當薨
之際大笑軒趙先生明月出於瑤海丹桂聳於瓊宮
決文江而分章只書名於蓮榜操牛刀而致理漫流
聲於琴堂醞鐵石爲剛腸大論風飛雷厲開笑談親
俗子以度海涵春溫巡遠城中終使高義而凜烈聖

賢書上已見大意之分明噫二忠賢人今道古衆慣
德而共貫士欽風而同歸義之取仁之成宜營一鄕
之善士才如是行如此實乃萬夫之英豪正當廟食
乎崔嵬長使日光乎宇宙無謂九原不可作籃輿不
可肩庶幾君子有所依小人有所畏久矣立祠之議
鄕之士大夫謀既僉同大哉尚德之心國之三達尊
齒亦克合理無往而不復事有時而必成伏惟地主
閤下隽勇白猿流略黃石擢虎榜而登仕以右文興
化爲先竪熊幡而分憂以崇德象賢爲務爰謀爰始
乃景乃岡拓基於四會之疆授規於九農之隙苑苑

松栢雷轉景山之白雲翼翼嵾楣暈飛太空之翠霧
彖棟宇扵上下儀門户於乾坤因子來扵四封豈殫
財於百室圭壁輝暎扵天苑百年叅運層巃鄉風月
光霽扵道淵千載精華譪一字毋但賢其賢而欽豔
亶宜薰其徳而善良譚禮樂而陶民是鄉邦設祠廟
之意徼利達而弄筆實二三媚學子之羞不顯其光
斯宇之作甝因餪缸之舉式恭六偉之歌拋樑東匡
廬發翠叅清中不知日觀誰高下曉旭先從絶頂紅
拋樑西星峯蒼壁瑞雲低孔庭有赫臨其上八德門
前路不迷拋樑南千丈餘航鎻翠嵐下有巴濟淨如

練森羅萬象此中涵拋樑北鼎津東起通淸洛滔滔
日夜竟朝宗學者要當體不息拋樑上日御丹車亘
來往寄語吾儕惜寸陰無令老大空悵惘拋樑下絃
誦洋洋振儒雅敬義夾持功不停許君亦盡爲賢者
伏願上樑之後爲仁由己景賢思齊參乎前倚乎衡
道由近而遠可至立於禮成於樂士希賢而聖可躋
四維大張一方風淸而俗美三綱昭揭萬人子孝而
臣忠莫敎鸑鷟鵷雛之棲終作魑魅魍魎之藪

代織女別牽牛詩

天街曙色入廣寒惆悵良宵嗟已朝赤龍載駕玉鑾

啾雲脩將濟河之橋客與更接雲錦裾苦道天西歸路邊銀床氷簟夜夜心幾度思君愁寂寥芳華易歇別離多淸淚每洒機中綃千般心事一夜歡歧路離魂銷又銷思留玉舄共瓊樓帝命有程心搖搖耽歡當日自貽戚遠別如今知孰蘇盈盈水隔脉脉情地久天長寃未消長年相望一相見幾待秋天四斗杓貞心終始期不貳何以贈之瓊與瑤怨怨萬事說未了更期明年梧葉飄

烏說　　趙平市令

有友人客於鐘樓之後金吾之前者余嘗徃過焉其

傍有以長喙黑翅之禽揭之於高竿之上余熟視之乃莫黑也問之其鄰曰此豈非鳥中之曾參乎胡爲乎至此哉鄰人曰噫是頑禽也乃自送死耳曰詰其由對曰此地多有庖丁之家豈但一朝觧十二牛哉取其肉而投骨於地則是禽也呼朋引類羣聚爭食張喙鼓翼啞啞啼噪自朝至暮莫肯自止其聲不忍可聞於是伏而射之則一箭而斃者至於數三焉遂掛於此竿之上則羣鴉驚散大抵朝而射之則夕焉不來而明朝復然夕而射之則朝焉不來而其夕復然自吾之居於是地積於今數十年鳥之如是而死

者不知其幾何而莫有知我者甚矣是禽之無知也孰謂孝烏之有異於衆禽乎余曰噫噫物誠有諸人亦宜然夫稟五行之氣受最靈之性者天地之間莫吾人若也而奔名趍利貪權戀祿朝藍刎而暮伏鎖者古今以來前後相望而甘心覆轍曾莫之我俱曰予智誰知烏之雌雄嗚呼孰知利祿之禍有甚是乎骨而人之無知亦甚是烏也哉於是既言於其人又從而爲之說

金羅傳信錄下

跋

大凡孝子仁人之心不惟孝於父母仁於親戚而已必推其道以及乎人者是乃盡其心以盡人之心者也存諸心者旣如是則著於事者自可見矣予於族祖 澗松先生所作金羅傳信錄二得閱而信其爲孝子仁人之心何也金羅則 先生之鄕也祖先宗支世居是邦宏傑博雅之姿誠孝節義之美文章事業之盛聯鑣幷武相繼不絶則書庸識哉不使之泯沒無傳者此乃孝子慈孫之事而至於一鄕先父老之蔚興於前後馥流於當世者其麗亦夥則幷錄其

名位遺蹟俾其子孫知某先之有是才某祖之有是
行播告於人發耀於後者亦豈非推老老之意而厚揚
善之風乎然則觀斯錄而不知先生之心可乎嗟夫
爲先之心人皆有之其遺跡遺藁能知貴重而緘藏
之者多矣而至於子孫之衰微不振則或亡失焉水
火焉鮮有能守之者豈若吾族祖二編書中錄盡一
鄉往跡使後之觀此者數百年間先輩事蹟瞭然若
目見之者人人懷追遠之誠有觀感之心者乎竊念
人之觀此者徒見撰錄而不知裒集之勞亦不啻用
意之深則是不知先生者也何足道哉吾生也後不

得從事於函丈而嘗於文集中得一事焉柳文忠公嘗爲吾先祖大笑軒立傳而藏之家迨修巖爲陜郡先生再三致東辭意懇懇必得之後已以此觀之其特摭之際遠求而近索想不有餘力此錄之裒集可謂勞矣且其自序之文有曰錄之中有文章節行廣退隱德之表表可稱者非一後之覽是錄者景仰想像思齊而慕效之則文可使華國行可使立身廣可使勵俗德可使成名此實先生發前人之潛德而啓後輩之迷塗也此錄之用意可謂深矣其爲功不其大而其爲教不亦多乎先生行追乎古人而才高乎

當世其文章㘴見於錄中或爲前賢記事蹟也立行狀也或爲先世著跋文也撰墓碣也其行蹟亦出於録尾乃趙察訪日新堂記也戊巳于平市令之奮魚臺序也踵美傳信自見其不得有辭者而文以見夫後來之人必將有玩索而興起者耳獨惜乎錄在先生之家尚不有剞劂而行之鄉此豈不爲後死之羞乎倘有能倡議協力事相鋟梓之後使家布而戶藏之則不特爲一鄉之寶將使他鄉之人亦有欽羨而觀感之者矣豈不韙哉乙亥季夏日族孫趙鍚圭謹跋

後跋

金羅傳信錄者則澗松堂趙先生所裒輯撰著也鄉賢之出處行蹟俱載於寒岡先生州誌而此則大畧而已其行狀文集著述題詠有此錄而一一該備班班可考此果金羅信錄也先生之苦心裒輯撰錄而垂後者何也不徒為發潛德昭遺先以垂示於永久也亦欲使此鄉之人為其子孫者追慕其先德遺行而紹述之為其門徒後生者仰欽其昔賢遺風而慕效之其意豈偶然哉此已人之所當家傳而寶藏者也不佞之忝倅茲邑今已六年矣到郡初求見邑誌

則禮吏納寒岡先生所著州誌一冊而紙破字刓無可以考閱有人以此錄為言者求之邑藏則無有求之校院而無有求之境內士人家而亦無有求乃求得於龍華山趙生弘燁家弘燁則澗松先生四代宗孫也先生之嘉言美論文集著述一一無遺而傳守之一日訪余於琴鶴軒凡先生所撰著者裒以一袱示余所為金羅傳信錄余始得見之一次繙閱已覺其油然而起欽仰矣於是繕寫一通敬置案上以為居常寓目警心之資而顧余瓜期已及早晚當辭紱而西洛中知舊之以好古博雅為心者若有問焉則

余將以此錄出示之庶幾知嶺南不失鄒魯之名而巴山一邑自古賢士之輩出如是也豈不盛哉豈不美哉噫余生於百年之後忝爲邑宰得此古蹟於殘編斷簡之中而起慕於風聲影響之餘尚欲自警於心誇示於人或恐埋沒不彰於世則況居於此鄉而爲其子孫與門徒後生者於此錄其何可等閒觀而不知其廣傳而寶玩也耶內而官府外而校院至於境內士大夫家各傳寫此一錄廣布留傳則其於觀感興起之道未必無小補云癸亥四月日郡守完山後人李彙晉謹跋